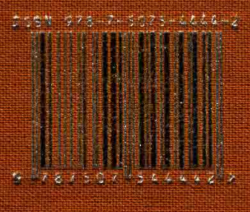
人間佛陀釋迦牟尼

錢文忠 著







定价：40.00元



人间佛陀释迦牟尼
钱文忠 著
華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佛陀释迦牟尼/钱文忠著.—北京：华文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075-4444-2

Ⅰ.①人… Ⅱ.①钱… Ⅲ.①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5）—传记—通俗读物 Ⅳ. ①B949.935.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0068号

人间佛陀释迦牟尼

作　　者：钱文忠
责任编辑：杨　宁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s.com.cn
电子信箱：kaiyu118@163.com
电　　话：编辑部 010-58336258　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66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60 mm×960 mm　1/32
印　　张：6.25
字　　数：100千字
版　　次：2015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4444-2
定　　价：40.00元

《人间佛陀释迦牟尼》自序

钱文忠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既小又薄，但背后有一段不那么简单的因缘。

多年前，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录制了《玄奘西游记》，播出后很受欢迎。事后想来，主要原因大概是：一、这是主流媒体首次长时段播放佛教题材的电视讲课，满足了大家亲近佛教、了解佛教的渴求；二、这是讲述历史上真实的佛教人物，一代高僧玄奘大师，让大家了解了神魔小说《西游记》之外的唐僧。大家的认可，让我和《百家讲坛》栏目组的朋友们都很受鼓舞。

紧接着，我就提出录制《释迦牟尼》。

但是，由于意料之中和之外的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如愿。此后，就接连录制了《钱文忠解读〈三字经〉》《钱文忠解读〈弟子规〉》，以及其他一些节目。

看来，在电视上讲述佛祖释迦牟尼的一生，只能等待机缘。不过，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一天的到来并不需等太久。

天随人愿。就在这几年，对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的历史地位，对佛教文化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与核心文化价值构建方面的正面价值等，我们的认识日益加深，评价日见一致。这实在是令人欢喜的事情。

因缘终于具足了。今年正值西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西藏卫视决定开设《珠峰讲堂》，用电视讲课的形式，传播与西藏有关的历史文化知识。今年上半年，周斌先生带队到上海和我相见，邀请我参与这个节目。

起先，我是非常犹豫的。尘事鞅掌，手头工作堆积如山，几乎没有可以调剂的时间。经过认真思考，我提出，藏民族几乎全民族信仰佛教，以“释迦牟尼”为题，对《珠峰讲堂》似乎是合适的。假如能够讲述这个题目，我可以考虑参加。多少有些没有想到，周

斌先生一口答应。我也就没有了推脱的理由。

不比个人性很强的学术研究，电视节目有播出计划。从我和西藏卫视谈定，到节目播出，其间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我只能抓紧一切时间工作，连到国外出差，都带着一个专门的旅行箱，装满了相关的书籍和资料。

原来动过讲述这个课题的念头，所以，平时就比较留意，收集并阅读了国内外的多种语言的研究成果。借此机会，再过一遍，这才确认，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要完成讲述任务，相当困难。

长久以来，佛学就是一个不冷也不热的领域。近几年来，则备受关注，出版物层出不穷。然而，仔细一看，情况却是：就国际上的相关研究而言，除了两本翻译质量上佳的小册子外，基本没有得到引介。就国内的出版品而言，即便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也绝不为过。佛传书籍在网络上可以占据长长的页面，在书店里可以摆出好几排。但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性佛传依然付之阙如；通俗意义上的佛传则基本以佛经故事为形式，其中当然有好的作品，更多的则恐怕是出版过度市场化的产物。能够将学术性和通俗性结合起来的，似尚未见。

和佛传有关的汉语佛经数量就已经非常庞大，学术研究成果不算多，却分散在各种专题著作里，或者刊载在学术刊物上。这是我面临的首要困难。其次，我的想法是，将枯燥的专业研究与灵动的通俗讲述结合起来，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不消说，这更是不容易应付的挑战。

我只能尽力而为。留给我的时间很少，我抓紧完成了讲稿。本来与西藏卫视约定的是十二集，写成的讲稿却有十六集，而且似乎播出的时候还不止这个字数。这还是竭力控制的结果，如果时间允许敞开写，篇幅可能还要大出几倍。

九月中旬，集中了三天时间，我们完成了《人间佛陀释迦牟尼》十六集节目的前期录制。这个题目本身就表明了我的讲述态度或角度。佛教当然是一种宗教，释迦牟尼当然是教主。但是，佛教终究是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佛陀也是历史中存在过的真实人物。我所取的角度是文化，非仅宗教；是历史，非仅神话。之所以说“非仅”，原因是受原始资料所限，我们终究不可能无视印度与佛教的思维方式和叙事风格。

这本小书与西藏卫视《珠峰讲堂》播出的同名节目有关，但内容有相当大的不同。书中保留了不适合

电视讲述的佛经原文和学术性资料。读者朋友略加比较，就可以了解。

西藏卫视开设《珠峰讲堂》栏目，为我提供了殊胜的平台；周斌先生促成了《人间佛陀释迦牟尼》，还和韩相泽先生、赵若女士以及其他我不知道名字的朋友们一起，为节目录制付出了很多心血。我要感谢他们。

我还要感谢多年的好友李勇先生。我的很多书都是由他催生并出版的，这本小书也没有例外。

当然，最需要感谢的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和购买此书的读者朋友。我由衷地感谢你们，你们才是我努力工作的最大动力。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我的所有收益将捐出，用于支持藏地佛教文化事业。感谢读者诸君的随喜功德。

钱文忠

2015年9月19日于上海履冰室



巴基斯坦拉合尔博物馆，
佛陀苦行像，3~4 世纪

目录

第一章　基本户籍资料

佛教是当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拥有亿万信众。还有更多的人，也许不是标准意义上的佛教徒，但亲近佛教，认同佛教的某些教义与价值，比如慈悲，比如积德，比如果报，比如因缘。

佛教传入中国已经有将近两千年的悠久历史了，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当然是以中国为主，巴利语系佛教，在中国也有分布。而今，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飞速发展，在中国的软实力和核心文化价值建设中，佛教的正面价值与积极意义被日益体认。

佛教为什么叫佛教？因为它的创始者或曰教主是“佛”。“佛”与“佛陀”有关，但并

非后者的简单缩略。“佛陀”是梵语 Buddha（巴利语同）的音译，在汉语还有其他很多写法，比如：浮头、没驮、步他、馞陀、复豆、浮屠、浮图等等。显然都不如“佛陀”，前面的那些也就没有怎么流行。“佛”则是来自于中亚古代语言，如吐火罗语的音译，根源当然还是梵语，不过，“佛”反应的正是佛教最早主要由陆路，沿着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阿富汗—中国新疆这条线路，传入中国内地的历史事实。后来，“佛”更常用，似乎更亲切；“佛陀”则好像比较正式一点。自然，这只是感觉了。

梵语的 Buddha 来源于动词字根 bud，意思是“觉悟”，Buddha 就是“觉悟者”。显然这是一种称号，并不是名字。

那么，佛教创始者的名字究竟是什么呢？很多人不假思索，马上就会回答：“释迦牟尼”！这又对不对呢？

“释迦牟尼”是梵语Śākyamuni（巴利语 Sakyamuni）。“释迦”是部落的名字，这个部落的后裔至今还生活在尼泊尔。2008 年上海世博会的尼泊尔馆，就有释迦家族参与建造。“牟

尼”则是“圣人”。合起来，“释迦牟尼”就是“释迦部落的圣人”。可见，这也是一种赞誉的美称，也不是名字。

最通行的说法是，佛的名字叫作“乔达摩·悉达多”（梵语 Gautama Siddhartha，巴利语 Gotama Siddhattha）。“悉达多”的意思可以是“吉财”，似乎有人觉得这俗气了一点，就选择了另一种译法，翻成了“义成”，这显然合适多了。大概悉达多成佛后，大家觉得一般的“义成”还不够，就加强成了“一切义成”（梵语 Sarvārthasiddha）。这些问题都不大。麻烦的是“乔达摩”（“最好的牛”）。很多人认为这是佛所属氏族的名字，即释迦部落（族）乔达摩氏族，于是就把它看成或者干脆就直接以为，“乔达摩”就是佛陀的姓。恐怕不一定。有一个很有力的质疑。历史上记载。佛陀的姨母叫瞿昙弥（梵语 Gautamī）。疑点就出现了，氏族一般都是外婚制；而佛陀姨母的名字就提示了他们不是外婚，这就不对了。此外，乔达摩（瞿昙）是一个婆罗门氏族的名称，而佛陀是刹帝利种姓。所以，有学者提出，乔达摩是

按照当时印度贵族的习惯，从古代的圣典《梨俱吠陀》中借用的。这是季羡林先生的意见。再者了，古时候绝大多数人未必有姓氏，比如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所以，最稳妥的说法是，佛陀的名字叫悉达多，一般认为，姓乔达摩。

佛陀是哪里人呢？换句话说，他的出生地在哪里呢？这又是一个问题。由于佛教诞生于印度，并从印度传播出去。所以，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佛陀当然就是印度人。其实不然。前面讲到，佛陀属于释迦族。当时，印度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有很多国，各自独立或半独立。印度北部就有十六大国（其实没有多大）。此外，还有四个独立或半独立的小共和国（这是用西方的名词，意思是并非君主独裁的王国），释迦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历史上基本不用“释迦国”，而是用其都城 Kapilavastu 来称呼这方圆不过几百公里的“国”。这样的面积，大概只相当于今天中国的一个不大的乡，或城市里一个中等的区。玄奘在《大唐西游记》中就称之为“劫比罗伐窣堵国”，佛经里通常译作“迦



巴基斯坦，犍陀罗，约公元2~3世纪

毗罗卫国”。它以十六大国之一的憍萨罗（梵语 Kosala）国为宗主国。巧就巧在，就这么大个地方，却地跨今天的印度和尼泊尔两个国家。今天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地说，佛陀的诞生地就在今天尼泊尔泰来地区的梯罗拉柯提（Tilaura Koṭ），这里已经是一个废墟了，距印度北方邦巴斯提县的比普拉瓦（Piprāhwā）西北只有十多公里。可是，这点距离已经足以说明，佛陀是尼泊尔人了。这当然是尼泊尔的巨大骄傲。

上面讲的这些都有考古发现作证，这就很可靠了，而且很难得。佛陀涅槃后大概两百多年，古代印度的名王，对佛教传播发挥过巨大作用的孔雀王朝的阿育王（Aśoka），为了纪念或标明佛陀的诞生地，曾经在此立了一个石柱。这个柱子玄奘有记载。《大唐西域记》卷六："城东南窣堵波，有彼如来遗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三十余尺，上刻狮子之像，傍记寂灭之事，无忧王建焉……次北有窣堵波，有彼如来遗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二十余尺，上刻狮子之像，傍记寂灭之事，无忧王之所建也。"窣堵波(Stūpa)就是塔，今天不存了；寂灭就是

涅槃；无忧王就是阿育王。还好石柱今天还在，在年代上，这就好比是咱们中国先秦的遗物了。更重要的是，还提到了“彼如来遗身舍利”。万幸，1898 年，培佩（Peppé）在比普拉瓦发掘佛塔，就发现了舍利坛，上面有极古老的铭文，说明这是释迦族奉祀的佛陀遗骨。后转让给泰国国王，一部分供奉在日本名古屋的觉王山日泰寺，舍利坛藏于加尔各答博物馆。1958 年在毗舍离旧址也发掘到了舍利瓶。后来，印度考古学者又在培佩发现处更深地方发现了几个舍利坛，似乎更古老。可见，佛陀确实是留下了真身舍利的。同时，这也证明了玄奘记载的可靠性。顺便说一句，古代印度的宗教、哲学、逻辑、文学、艺术、语言学等都很发达，但是，像中国史书这样翔实的历史记载却少而又少。这大概是印度的民族性使然，全心全意神游太虚，不太关心这个世界上人间历史方面的事情。于是，年代清晰明确的玄奘等中国求法僧的著作就格外重要了。实际上，考古学家几乎就是把这些著作当指南手册的。例如，正是根据玄奘的记载，精确无比地发掘了那烂陀寺，居然

把当时的公章都给挖出来了。以前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佛陀完全是个神话里的人物，现实中根本无此人。有了这样的考古成果，自然就彻底否定了这种虚无主义的说法。

佛陀的家属说，他们是印度古代甘蔗王族之后，那就和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Rāmāyaṇa）的主人公罗摩（Rāma）同一血脉了。这就说不定了。通常认为，佛陀是雅利安(Ārya)人，但也有学者提出他是蒙古人种。这同样说不定。

好比填一张户籍卡，或者办一张身份证，名字、籍贯有了，接下来该填出生年月了。这又遇上一个难题，而且还是天大的难题。佛陀的生卒（圆寂、涅槃）时间，是佛教史上仍待解决的课题。很多学者花费了巨大精力研究，而且还特意召开过国际学术会议，恐怕至今未有定论。佛经里也很多记载，却不能将它们当做信史，不能据此来制作佛陀的“档案”。

在这个世界上，佛陀留驻了八十年。在两千多年前，这绝对是高寿了。就这一点而言，没有争议。相对于佛陀的出生年月，已经觉悟

成佛、历经弘法之后的涅槃寂灭的时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佛灭”，肯定更受关注，更应当见于记载。解决这个佛教史首要难题的思路，都是这样的：只要确定了佛灭的年代，佛陀的生年自然就清楚了。

佛灭究竟在何年？问题不是有没有记载，当然有；问题是记载太多，而且彼此相差很大。据学者统计，居然有大约六十种说法。单单在藏传佛教里，就有十四种说法。通行区域较广，或者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有：一、南传佛教，即巴利语系佛教，主张佛灭于公元前 544 或 543 年；二、蒙藏黄教，即藏传佛教格鲁派主张公元前 961 年；三、中国内地有公元前 1027 年之说；四、欧美和日本学者提出了公元前 486 年、公元前 483 年、公元前 386 年、公元前 384 年、公元前 370 年等说法。

众说纷纭，前后相差近七百年，怎么办？中国学者吕澂先生别出手眼，找到了奇妙无比的途径，提出了很有力的说法。吕先生依据的是“众圣点记”。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众圣点记”见于《历代三宝记》卷十一（《大



斯里[illegible] Aukana 佛像，[illegible]元 5 世纪

唐内典录》卷四前齐《善见律毗婆沙》引用）。佛教有一个制度，雨季虫子等小生命多，既不便于出行，同时也为了避免踩死小生命，导致杀生的罪过，就必须安居。佛教徒在某个固定处安居三个月后，举行诵戒，然后在戒本上点上一点，记数记年。而佛灭的第一年，这个制度就开始实行了。据《善见律毗婆沙》记载，永明七年（489 年）一共累计了九百七十五点；于是，975-489=486；佛灭即在公元前 486 年！而且这和阿育王的纪年完全符合。国际上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也日趋于接受公元前483年之说，相差不过三年。

这样，我们认为佛灭于公元前 486 年，世寿 80，则佛陀出生于公元前 565 年，前后误差绝不至于太大。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和孔子等中国先哲，以及古希腊最早的哲人，几乎都属同一时代。比如，拜火教或称袄教的创始人琐罗亚斯特（Zoroaster）就诞生于公元前 628 年，卒于公元前 551 年；比如，苏格拉底（Socrates）就诞生于公元前 469 年，卒于公元前 399 年。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曾经说过：

天才不落单，都是成群结队而来。佛陀和他那一代天才开创了人类历史最重要的轴心时代，各自决定了本民族或所属文化的基调或基因，一直延续至今。

第二章　时代、土壤、氛围

佛陀的生卒年确定了，也就是说，他生活在公元前 6 世纪至公元前 5 世纪。幸运的是，经过印度学界近两百年来的努力研究，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全貌，还是有基本的了解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必须知道，是什么样的时代、土壤和氛围，造就了佛陀和佛教。

这就先得把我们的视线再往前移上一千年。公元前 1500 年，雅利安（Ārya 意思是高贵的、神圣的）人越过兴都库什山脉，经由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带，从西北方向进入印度，建立起了雅利安文明。

此前，印度已经有原住民族，比如孟达人（Muṇḍa）、达罗毗荼人（Draviḍa）。达罗毗荼人人口众多，文化发达，早就建立起印度河文明。其代表就是著名的哈拉帕（Harappā）

和摩亨佐·达罗（Mohenjo-dāro）。考古学家在这里进行了长期而全面的考古发掘，发现品很丰富。可以断定，这两座相当成熟发达的城市，年代应在公元前 2000 年至公元前 1000 年之间。都市形态完整，已经拥有青铜文明，影响地域非常辽阔。这里出土了很多显然和宗教有关的文物，学者认为它们和后来的印度教有极深的关系。印度河文明繁荣了一千年之后，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它是和外来的雅利安文明融合了吗？这是一个谜，答案我们不得而知。这里出土了很多印章，但上面的文字至今还没有破译。

雅利安人逐渐和达罗毗荼人混合成为印度人。比较纯种的达罗毗荼人今天居住在印度半岛的南部，依然使用达罗毗荼语言。进入印度西北部的雅利安人一边进行征服，一边也和原住民相互融合，定居在印度河上游的旁遮普（Panjāp）地区，本身也由游牧转向农耕。

公元前 1200 年，发展出以《梨俱吠陀》（Ṛg-veda）为中心的宗教，崇拜天、雨、风、雷等自然神祇，是一种多神教。



中国，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公元500~523年

公元前 1000 年，雅利安人向东发展，占据了阎木那河（Yamunā）和恒河（Gaṅgā）之间的肥沃地域。这里非常富饶，没有外敌入侵，长期相对和平，这是适合文化发展的环境和土壤。确实，后来构成印度文化特征的种种因素或制度雏形，都在公元前 1000 年至公元前 500 年之间出现了。《娑摩吠陀》（Sāma-veda）、《耶柔吠陀》（Yajur-veda）、《阿达婆吠陀》（Atharva-veda）相继形成。公元前 800 年左右，《梵书》（Brāhmaṇa）出现。公元前 500 年左右，《奥义书》（Upaniṣad）接着产生。这些文献都和后来的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也正当佛陀生活的年代了。

随着雅利安人的发展，弱小部落不停地被吞并，出现了独裁王权的王国，诸如十六国。小国岌岌可危，忍气吞声，朝不保夕，无力反抗，比如释迦族的迦毗罗卫国。佛陀正是这样的小国的王子。

这些大国的都城繁荣富庶，宝货充盈，商业繁荣，商人众多。印度的产品，如细布和钢，已经名扬海外，和缅甸、波斯、阿拉伯地区乃

至更远都有了相当可观的贸易。古代希腊的历史学家已经有不少的记载。

特别重要的是，早就出现了的种姓制度，到了佛陀的时代，渐渐趋向严格。原本，种姓即“瓦尔纳”（Varṇa），颜色的意思。雅利安人肤色白，占统治地位；土著肤色黑，被统治。原来就这么两个种姓。后来，从雅利安人中分出了婆罗门（Brāhmaṇa）、刹帝利（Kṣatriya）、吠舍（Vaiśya）三个种姓。婆罗门是祭司，神秘知识的垄断者；刹帝利是武士；吠舍是农民、牧民、商人；还有不属于雅利安人的首陀罗（Śūdra）、工匠等。此外，还有贱民。各个种姓的权利、义务、生活细节，都由婆罗门规定下来。刻板而不可逾越。不同种姓不得通婚，甚至不能一起吃饭。

这些阶层之间当然有矛盾和斗争。但是，这时的印度和基督教兴起时的罗马不同。后者，恩格斯说是“经济、政治、精神和道德普遍瓦解的时代”。印度则不然，应该说政治基本稳定，城市和乡村生活都比较繁荣，似乎也并没有国家之间的残酷大战。这些对佛教都有微妙的影响。

与佛陀和佛教关系更微妙的，是婆罗门和刹帝利之间的关系。按说，婆罗门最初是帮助刹帝利进行统治的，掌握文化、宗教大权，久而久之，尾大不掉，居于第一种姓，霸占了话语权。到了佛陀的时代，刹帝利的不满到了一个节点，支持各种与婆罗门唱对台戏的思想学说。吠舍有相当的经济力量，特别是其中的商人，更是有了政治方面的要求。这些社会力量联合起来，构成了冲击、反对婆罗门的联合战线。婆罗门的文化、宗教、思想掌控力，开始减弱。印度的思想界空前自由活跃，产生了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六派哲学，这在佛经比如《维摩诘经·弟子品》《寂志果经》和南方巴利文佛典里都有资料。中国的著名哲学家、佛教学家汤用彤先生专门辑录过。

为了更好地感受佛教产生前的氛围，还是应该将这六派哲学简单介绍一下。

一、阿耆多（巴利文 Ajita Kesakambala），是后来佛教眼里的外道顺世派的先驱，认为地、火、水、风四大常存，人和世界都有四大合成，否认灵魂，人死后复归四大。于是，人生的目

的就是以快乐为满足，主张道德无用。这是对婆罗门的直接反抗，似乎代表首陀罗。

二、散惹夷（Sañjaya Velaṭṭhiputta），对什么都不作决定说，有无来世、有无果报，此派认为说有就有、说无就无。当时人们就将其比作难以捉摸的泥鳅。不过，此派主张踏实修定，以求得真正的智慧。要注意两点，其一，婆罗门是承认业报、轮回的；其二，佛陀的重要弟子目犍连（Mahāmoggallāna）、舍利弗（Sāriputta）都曾经学于此派。

三、末伽梨（Makkhali-Gosāla），偶然论者，定命论者，否认业报，一切修行皆空而无用。主张无论上升或堕落都无因无缘。反正只要经过八百四十万大劫，无论智愚，统统解脱。他们的比喻是抛丝球，只要线缕已尽，球自然不滚。教团后来以Ājīvika或Ājīvaka为名，自居“正命”，在佛教眼里则是“邪命外道”。这是和佛教、耆那教一样有力的团体。其创始者曾经和耆那教领袖大雄（Mahāvīra）一起修行，好像也是想凭借苦行得到解脱的。

四、不兰迦叶（Pūraṇa-Kassapa），和

末伽梨一样，否认善恶业报，怀疑伦理，主张纵欲，及时行乐。认为即便是杀人、盗物都不是作恶。此派中人出身多为奴隶。

五、波浮陀（Pakudha-Kaccāyana），主张地、火、水、风，再加上苦、乐、生命，只有这七要素是实在的。否认人的行为能产生什么影响，反正干了就是干了。在他们看来，杀人只不过是刀子穿过七要素之间的空隙而已，谈不上什么罪恶。此派后来发展成重要的“胜论学派”（Vaiśeṣika）。

六、尼乾子（Nigaṇṭha Nata-putta），此派很重要，后来发展成印度极其重要的耆那教。主张世界分为有生命和无生命两类；生命不得解脱是因为业漏、缚，所以必须遮、灭、解脱，以消灭业。业报太重，如要让其早点结束，必须苦行。尼乾子的意思就是“离系缚”。这些学说，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帮了婆罗门的业报说。尼乾子就是耆那教的大雄，和佛陀出身类似，属刹帝利，母亲是国王之女，表妹是王妃。此派和佛陀学说发生过冲突。后来耆那教和佛教都很有影响力，两者的教理、用语有很多相

似之处。耆那教的目标是克服身体的系缚，要摆脱肉体的欲望和本能，得到心的自由。因此，用苦行来减弱身体的能量。此外，持“五大誓”为中心的戒律，极其严酷，尤其禁止杀生，强调“无所有”，必须舍弃一切。所以，此派有的修行者连衣服都不穿，裸体修行，被称为“空衣派”。耆那教有经典，传承至今，早期的用半摩揭陀语（Ardha-māgadhī）写成。这一点很重要，牵涉到佛陀说法及原始佛典的语言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从上面当时印度最有代表性的学派来看，佛陀时代稍前最重要的问题是，道德行为有无果报，就是业（Karman）的果报到底是有是无？如果有业的系缚，那么，怎么断除业缚而使心自由？这些又和轮回有关。轮回转世的思想，《吠陀》并没有，是在《奥义书》阶段逐渐形成的。要注意，“轮回”（Saṃsāra）这个词在早期的《奥义书》里也看不到，但在佛陀后大量见于《奥义书》，看来，这个观念的流行，也正好就在佛陀时代。

一旦有了轮回的观念，轮回的主体就必然



中国，洛阳，奉先寺，阿难尊者，公元 672~675 年

进入视野。业的思想佛陀之前就有，但业报还并不是法则。后来，佛教把这些发展有其独有的“业的因果律”。

问题不可阻挡地往深度、广度两方面发展开来。据佛经《梵网经》说，关于轮回的主体自我（ātman,attan,jīva），以及作为其存身场所的世界，当时有“六十二见”，也就是六十二种见解或学说。人心多变，假设心有自我主体，那么就要考虑“如何把握自我”的问题，耆那教经典说这又有三百六十三家之争，可以归纳成四种：作用论者（业论者）、无作用论者、无知论者（怀疑论者）、持律论者（道德论者）。

后来的佛典将这个时期的世界观分归三类：依神意而活动的自在神化作说（尊祐造说，Issaranimmāna-vāda），一切由过去业所决定的宿命论（宿作因说，Pubbekatahetu-vāda），一切是偶然产生的偶然论（无因无缘说，Ahetu,Apaccaya）。当然，佛教统统反对，认为这些都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和努力的结果。佛陀的缘起说，超越了它们，高明多了。

所有这些林林总总的说法，又可两分：正

统婆罗门的转变说（Pariṇāma-vāda），即自我和世界都是从唯一的“梵”流变而来；否认只有唯一绝对者的积集说（Ārambha-vāda），元素是常住的，元素集合成为人和世界。

相应的，修行方法也分为二：一是修定主义，修定静心以求解脱；二是苦行主义，断绝束缚心的迷惑，以求解脱。

总之，佛陀出世的时代，正值吠陀宗教光辉不再，新宗教尚未确立。许多思想者都尝试从内心发现真理，都在黑暗中艰难地摸索前行。

假如说这样介绍还嫌复杂，那么还可以有一种更简洁的角度。那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角度呢？

第三章　时代、土壤、氛围（续）

起初，雅利安人是乐观的。他们刚进入印度河一带时，免不了和土著冲突、交战。在很多的颂神歌中，雅利安人请求神保佑协助，祈求胜利。他们不惧死亡，坚信战死可以升天。后来很流行的阎罗王那时就已经有了，但是，阎罗王府不仅丝毫不可怕，相反充满了永恒的幸福。

然而，特别是在向东面的阎木那河、恒河流域发展时，雅利安人遇到的自然或人文的困难日益增多，原本天真粗犷的乐观逐渐变得有些悲观了。代表这种情绪和思想的正是婆罗门。

思想是很难单一化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些人，代表着另外一种思想，其中和后来的佛教最有渊源的就是所谓的沙门（梵文Śramaṇa，巴利文Samaṇa）。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只有佛教才有沙门。

沙门在印度源远流长。其前身是“释迦牟尼”的“牟尼”。早在《梨俱吠陀》里，就出现了他们的身影：蓄长发，穿褐色脏衣，飞行空中，喝饮毒汁。在吠陀时代的雅利安人看来，沙门实在是些陌生的怪人。他们和婆罗门显然不同，特点是行各种匪夷所思的苦行。

古希腊的美佳斯提尼斯（Meghasthenes）在公元前三四世纪，稍晚于佛陀住世的年代，曾经游历印度，他就说，印度有两种哲学家：一种是婆罗门，另一种就是沙门。据这位古希腊旅行家观察，沙门不住在城镇里，甚至不住在屋子里，身穿树皮衣，吃橡子，用手捧水喝，不结婚，不生子，行诸多苦行，终日枯坐不动。这些记录无疑是可靠的，可以和其他的记载相互印证。比如在佛典里，也是沙门、婆罗门对应并称的。

婆罗门教主张膜拜神灵，祭祀祈福。沙门截然不同，他们不相信婆罗门的吠陀大神，相信轮回，相信转生；今生所作所为（业）的好坏决定来世转生的好坏。无论做什么，有因有果。



韩国，国立庆州博物馆，药师如来立像，统一新罗时代（公元 668~901 年）

他们甚至提出，连神仙也逃不出业的支配。但是，他们厌恶甚至害怕转生，也就是想“跳出轮回”。为了这个目的，他们采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而苦行是最佳的手段。沙门竭力反对杀生，这当然是代表农民，大部分是原住民的利益了。婆罗门代表以游牧为传统的雅利安人，是很重视杀牲（尤其是牛）祭神的。

这种反婆罗门的思想，起先应该主要来自被征服的土著。然而，有一点很奇妙，也很重要，我们必须注意。

前面提到过，公元前七八世纪，在正统的婆罗门教经典里出现了轮回业报这样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学说。据说，最早提倡这类思想的，竟然是刹帝利。《奥义书》里多次提到，轮回业报是秘密学说，为刹帝利专有，婆罗门所未闻。联想到佛陀的刹帝利种姓出身，这个信息就格外要紧了。

沙门思想和婆罗门教的流行区域也有明显的不同。婆罗门思想主要在西方雅利安人聚居地和统治范围，沙门思潮则流传于东方，即婆罗门文化圈之外的印度原住民聚居地。大家一

定联想到了，这里正是佛陀家乡的所在。

佛陀降生前，印度宗教界、思想界的情况大致就是如此。对于佛教的产生，同样不可缺少的还有社会经济条件。当时中印度恒河流域稻作农业相当发达，雅利安人已经开始确立定居的农耕生活。粮食很丰富，经济能力已经可以供养大量的出家人了。更有趣的是，热带地区的食物不易保存，特别容易腐败。原来，剩余的食物不得不丢弃。而今，这就为乞食修行的沙门提供了最根本的食物条件。

再回来看看佛陀所属的释迦族。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但从各种迹象来看，释迦族更像是原住民，而非外来的雅利安人。当然，认为释迦族属于雅利安人的人也不少。他们的这个“共和国”，首领叫“罗闍”（Rājan），一般都翻译成“王”。其实乃是经选举产生的行政首脑。周边更大的君主对它虎视眈眈，憍萨罗国（Kosala，都城为舍卫城Śrāvastī）国王毗突吒婆就侵略过它。所以，情势并不像后来佛经里所讲的那样安稳祥和。当然，佛经那么说，自然有他的道理。其意在强调佛陀出家舍弃的

很多，强调佛陀出家的坚决。

有了这样合适具足的时代、土壤和氛围，如果上天不赐下合适如意的种子，一切也是枉然。

佛陀正是这样一粒最合适的种子，因缘具足，降临到了这个纷扰繁杂的世界。这粒殊胜的种子如何发芽、生长，最终成就了一棵无量巨大的福慧之树，庇荫了亿万迷茫困惑的世人？换句话说，悉达多如何从迦毗罗卫国的王子，最终觉悟，成为了佛教教主佛陀？

很多人都想清楚地知晓这个美丽而神圣的故事。然而，我们马上就开始面临又一个巨大的难题：我们依据什么资料来讲述？

当然主要依靠佛经。问题是，按照佛陀涅槃前所立下的规矩，重要的不是他的生平，而是他的教法。佛陀反对对其进行崇拜。佛弟子应该依法修行，如果开始崇拜悉达多这个人，那就跑偏了。

于是，佛经也就不着重宣扬佛陀的人生经历了，能够向我们提供的他的生活、性格等细节微乎其微。以至于 19 世纪的一些西方学者都

怀疑佛陀究竟是不是历史上住世过的真实人物，他们居然认为佛陀很可能就是当时流行的数论学说（Sāṃkhya）的人格化，或者干脆就是太阳崇拜的象征。今天，当然没有人再坚持这样极端的看法了。

想要尽可能复原悉达多成佛的事迹，我们终究离不开佛经。佛经有下面几个特点，相应也是要读懂它们、利用它们。

一、卷帙浩繁，浩如烟海，数量极其庞大。仅就排印最紧凑，只收入了汉译佛经和汉语著述的《大正藏》，就有《辞海》那么大那么厚的上百卷。藏语的《甘珠尔》《丹珠尔》按照藏式，共两百多大包。若是供奉在书架上，那是很壮观的，令人叹为观止。

二、佛经所用语言繁多，梵语、巴利语，各种俗语、汉语、藏语、蒙语、满语，西夏语、犍陀罗语、和田语、粟特语、吐火罗语、回鹘语等。然而，后来用以记录佛经的语言，基本可以肯定，没有一种是佛陀本人使用过的。

三、佛经没有一部是佛陀亲手撰写的。汉语佛经开头往往是“如是我闻”，这就表明起

初都是口耳相传，听来的。佛经的编集历史相当复杂。据说，佛灭后不久，佛弟子就召开大会，开始结集（Saṅgīti）。但并非用书写工具记下来，而是“复诵”。可能是修行瑜伽（yoga）的缘故，这些早期的佛弟子记忆力超凡出众，用记诵形式吟唱出自己记得的佛陀的教诲，获得大家的认可后，再指定一些僧人分工记诵，代代相传。佛灭后大概百余年，召开了第二次结集大会，这次还是用念诵的办法。这次形成的就是巴利圣典了。当时并没有写下来，而是在佛灭三四百年后，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战国后期，才开始写下来。写好了，被分装在三个篮子里，于是就叫“三藏”（Tipiṭaka），分别是《经藏》（Sutta-piṭaka）、《律藏》（Vinaya-piṭaka）和《论藏》（Abhidhamma-piṭaka）。其下还要再细分。巴利语三藏当然不是佛经的唯一版本，却是印度系语言中仅有的较完整版本。

第二次结集后，佛教内部发生了分派，出现了很多派系。它们都保留了古老的经典，但都经过自己的编撰。情况就更为复杂困难了。



中国，洛阳，奉先寺，大日如来佛，公元 672~675 年

以后还有两次结集。我们就不介绍了。

通常以为，佛灭后六百年左右，佛教传入中国的汉地；千余年后，传入中国的西藏。很多在印度语言中已经遗失的资料，被翻译成汉语、藏语，保存了下来。当然，这些译本有的忠实于原文，有的则充满了新说。佛说的原来面貌，多少受到了遮掩。

四、按说，今天的斯里兰卡、缅甸、泰国三地由上座部传承的巴利语三藏，应该是最古老的，最接近佛陀时代的。这大致是对的，就佛传而言，巴利语三藏最为有用。不过也未必，中亚出土的很多残卷和汉语、藏语译本就有不少地方，可以弥补纠正巴利语三藏。

总体来说，佛陀的传说，有些保存在“经”里，更多地则保存在“律”里。律分部派，关于佛陀的传说自然也有不同。汉语中有几部基本完整的佛传，还有不少与此有关的佛经，都收入在《大正藏》第 3、4 册“本缘部”里，不难找到。其中有些还有基本可以对应的梵文本，比如马鸣菩萨的《佛所行赞》。这就是很大的幸运了。当然，这些都是后来的佛弟子编撰的，

距离佛灭比较遥远了。

归纳起来，早期的口耳相传难免出错，很多资料已经遗失，僧人们自身的观点也会影响到佛经，发生某些误解。它们最早只能反映佛灭后的第三代弟子，也就是巴利语三藏成立时的有关佛陀的传说。所以，我们真的无法确定哪些故事和说法是可靠的，哪些是子虚乌有，后来编造的。

佛经里对佛陀的生平没有连续的记载，都是碎片，分散在教法里，只是用来介绍教义和戒律。佛陀即便提到自己的经历，也是零零碎碎的。这和犹太教、基督教经典里对摩西或耶稣的有详细年代的记载完全不同。确实，印度传统更关注历史事件的意义，而不是历史事件的本身。

如果按照今天的严格要求，那么，佛经里根本就没有哪件事情，我们可以断定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佛经告诉我们，早期的佛弟子很看重佛陀的诞生、出家、求道、觉悟、传法和涅槃。而这些正是构成佛传的最关键的

节点。佛教是一种宗教，佛陀经历了由凡人觉悟成佛的历程，很多事件也确实夹杂了神通魔幻。尽管我们不得不面临很多困难，对细节更是无法掌握，但是我们仍然相信这些主要事件的大体情况还是可靠的，在历史上是曾经发生过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有所依据地讲述佛陀一生的故事。

第四章　圣胎入孕

让我们把视线回到释迦牟尼的诞生地，回到释迦牟尼的故乡。释迦族居住的那个地方最重要的城镇，当然我们要叫它城市也可以，就是迦毗罗卫。迦毗罗卫国地处恒河盆地的北部边缘，释迦族则是那一带众多的散居部落之一。这里已是北印度文明的边界了。这里的首领是部落成员选举出来的，而且应该有任期。他不像国王，世袭，当一辈子，不是这样。所以，如果较真，他们并没有“国王”的概念。说佛陀是太子，不能以信史视之。不过，这不等于讲，释迦族内部就根本没有相当于“国王”“贵族”“武士”这样的身份区别。还是有的。释迦族人都自居神明的后代，很为出身的高贵而自豪。还有一点很是重要：和别的部落不同，释迦族根本就不承认婆罗门祭司阶层比他们更优越、

更尊贵。

释迦族不愿意卷入当时的纷争。但是，显然已经不能做到置身事外了。他们早就成了憍萨罗国的属下，也受制于南方的商业实力。他们有很多的烦恼。

他们一定没有想到，部落对人类做出的最大，也几乎是唯一的贡献，正是一个马上就要降生的小孩子。

我请大家按照印度的文化传统，以及后来佛弟子的心理，来阅读和理解佛经吧。我们应该把佛经当作一种文化记录和文化现象来解读，千万不要简单地认为佛经里就是迷信，都是神话，不靠谱、不可相信，这种态度是不对的。正如《佛本行经·因缘品》所说："宜以智慧眼，勤心普遍观。"希望我们用各自的智慧，踏踏实实地用自己的心来观察，来体悟佛经里的记载。

佛经里讲，佛陀的父亲是释迦族的首领之一，叫净饭王（Suddhodana），在族人中久负重望，信誉卓著。到了年龄，他就和释迦族的旁支（有人据此质疑"外婚制"），距离迦



敦煌壁画 278 窟，乘象入胎，隋朝

毗罗卫不远的天臂国（Devadaha）国王善觉长者的女儿（一说是妹妹）结了婚。她就是悉达多的生母摩耶夫人（Māyā）。也有的说，净饭王同时还娶了摩耶夫人的妹妹摩诃波闍波提（Mahāpajāpatī Gotamī，也译作大爱道瞿昙弥）。根据佛经，我们可以排出佛陀父系和母系的世系，也可以知道佛陀有哪些亲戚。有些应该是确实的，有些则无从考究了。

在美丽的雪山下，净饭王和摩耶夫人恩爱美满地生活着。假如说有什么遗憾，那就是婚后多年无子。忽然，有一天，摩耶夫人梦见一头长有六牙的光洁耀眼的白象，从她右肋钻进腹中。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俯降王宫品第五》说："菩萨正念，从兜率下，讬净饭王第一大妃摩耶夫人右肋住已。是时大妃，于睡眠中，梦见有一六牙白象，其头朱色，七支柱地，以金装牙，乘空而下，入于右肋。""从兜率下"，兜率是指上面的天，这就是说悉达多是从天上下来的。"讬净饭王第一大妃摩耶夫人右肋住已。"就是说它找到了净饭王的第

一大妃。那么如此说来，净饭王还有别的王妃，我们就不去探讨了。

后汉西域三藏竺大力共康孟详译《修行本起经·菩萨降身品第二》说："于是能仁菩萨化乘白象，来就母胎。时四月八日，夫人沐浴，涂香著新衣毕，小如安身。梦见空中有乘白象，光明悉照天下，弹琴鼓乐，弦歌之声，散花烧香，来诣我上。忽然不现。夫人惊寤。"

西晋月氏三藏竺法护译《普曜经·降神处胎品第四》说："菩萨便从兜术天上垂降，威灵化作白象，口有六牙……降神于胎，趣于右胁。菩萨所以处于右者，所行不左。王后洁妙，时晏然寐忽然即觉。见白象王光色如此，来处于胎。其身安和。"

什么意思？就是说4月8号那一天，摩耶夫人洗完澡，身上涂香。这是印度的一种风俗，喜欢在身上涂香膏，换了新衣服，正好在打个盹儿的时候，梦见天空当中有一头白象，散发着光明，四周响起了各种各样美妙的音乐，就进入了摩耶夫人的右肋，到了摩耶夫人的身体里。

宋凉州沙门释宝云译《佛本行经·降胎品第三》说："梦中所见甚吉祥，大白象王有六牙，忽然来至在我前。此女梦白象，趣入其右胁。"

有梵文本存世的，马鸣菩萨造、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谶译《佛所行赞·生品第一》也说："降神而处胎……菩萨右胁生。"

可见，这样的传说在佛经里非常普遍。我之所以引用那么多佛经，一是想让大家感受一下佛经的叙事风格，佛经是用什么样的语言，用什么样的风格来讲述一件事情的；二是想说明，尽管有的地方略有不同，但佛经在讲述同一件事情时，重复极多。所以，我今后就有选择地引用了。

这样的梦过于奇特，虽然透着吉祥的气息，但是摩耶夫人毕竟心里还是有点不安，那么奇怪的一个梦。所以她就按照印度的传统，请净饭王去找一个仙人。婆罗门仙，这是印度的固定称呼，是指这些非常有学问的人，有修行的人，很灵验的人，大家相信的人来给她解梦。解梦是古代印度的一种风俗，中国古代也有，都有好多书传下来，讲怎么解梦的。有人做了一个梦，

梦里边有哪些征兆，予以解释，这是古代的一种民众心理，我们不必以今天的观点来简单地判断或者简单地否定。

《佛本行集经·俯降王宫品第五》记载：时占梦婆罗门等就对净饭王说："大王善听所梦瑞相，我当具说，如我所见，往昔神仙诸天经书所载，而说偈曰：'若母人梦见，日天入右胁，彼母所生子，必作转轮王。若母人梦见，月天入右胁，彼母所生子，诸王中最胜。若母人梦见，白象入右胁，彼母所生子，三界无极尊。能利诸众生，怨亲悉平等，度脱千万众，于深烦恼海。'尔时占梦婆罗门师白大王言：夫人所梦，其相甚善。大王今者当自庆幸夫人所产，必生圣子。彼于后时，比成佛道，名闻远至。"

意思就是，那个来解梦的婆罗门对净饭王说：大王啊，你好好听着，我把我所知道的过去历代传下来的关于解梦的经书里面所载的向您禀告。怎么禀告呢？"而说偈曰"，佛经有很多偈语，这里就像我们汉语当中五字一句的诗歌体，所以下面"若母人梦见"等等都是五字一句。说如果母亲梦到太阳，从右边进来，



泰国，大城府，那普拉门寺，堕罗钵底时期，公元6~11世纪

那么她所生的儿子一定是转轮王。转轮王就是古代印度传统当中认为的大王，国土疆域非常广、国力强盛的王才叫转轮王。如果做母亲的梦见月亮从右边进来，那么所生的儿子一定是国王当中出类拔萃的。如果母亲梦到白象从右肋进来，那不得了了，所生的这个儿子三界无极尊。哪三界？天上一界，我们人间一界，下面还有一界呢。三界当中最最尊贵的。怎么样尊贵呢？“能利诸众生”，对所有的众生都有大利益。“怨亲悉平等”，无论是很亲爱的人，还是有怨的人，大家都是平等，都是一样的。“度脱千万众”，能够让很多人解脱。“于深烦恼海”，也就是让这些人从很深的烦恼的大海里边解脱出来。所以，这个婆罗门就跟净饭王说，“夫人所梦，其相甚善。”说这是一个好梦，很吉祥，大王你今天应该高兴，应该庆幸，夫人要生的这个孩子必定是圣子。圣就是释迦牟尼的牟尼这两个字。必定是一个了不起的高贵而神圣的儿子，他在以后一定会成就佛道，名闻远至。请注意，这里的“佛”，是觉悟者的意思，那时还没有佛教呢。其他的佛经也有类似的记载。

这时候，当悉达多，按照佛经说法，是菩萨化身一头白象进入了摩耶夫人腹中的时候，还惊动了一位仙人。仙人名字叫阿私陀(Asita)，有大威神，有大德力。周围的人民都极其尊敬他。阿私陀正在增长林中修行，童子那罗陀为他打扇，鼓风驱蚊。这时菩萨正好从天上下来，到净饭王宫，准备进入摩耶夫人右胁。《佛本行集经》说："时放大光明，遍照人天一切世界。复此大地，具足六种十八相动。时阿私陀见未曾有稀奇之事，异种光明。复见此地，六种震动。心大惊怖，毛孔悉竖。"阿私陀用神力禅定，正念正定正思维，说道："希有大圣不可思议，世间当出大富伽罗！"

请问，听到这样的解梦，普天之下，哪个父母会不欣喜若狂呢？何况，净饭王和摩耶夫人盼望有个孩子，已经盼了很久了。

果然，有的佛经，比如《佛本行集经》就记载，净饭王"心大欢喜，踊跃无量，不能自胜"，于是乎，"备办无量肴膳，百味饮食……种种施设，彼婆罗门，自恣而瞰。"吃完了，还"复将无量钱财宝物，以用布施"。不仅如此，还"于

迦毗罗城四门之外，并衢道头街巷阡陌，有人行处安大无遮义会之所。人来须者尽皆布施，须食与食，须饮与饮，须衣与衣，须香与香”，反正“是人须者，皆悉与之”。

摩耶夫人怀胎期间，各种瑞相，不一而足。十个月后，这位吉祥殊胜的孩子就要降生到这个世界了。

佛陀具体是在哪里降生的？这在佛经里有不同的说法。

《佛所行赞》说：怀孕后，“母悉离忧患，不生幻伪心。厌恶彼喧俗，乐处空闲林。蓝毗尼胜园（Lumbinī），流泉花果茂。寂静顺禅思，启王请游彼。王知其志愿，而生奇特想。敕内外眷属，俱诣彼园林。尔时摩耶后，自知产时至。偃寝安胜床，百千婇女侍。”如此说来，佛陀就生在迦毗罗卫国的蓝毗尼。

但是，《佛本行集经·树下诞生品第六上》则说：“尔时，菩萨圣母摩耶，怀孕菩萨，将满十月。垂欲生时，时彼摩耶夫人父善觉长者，即遣使人，诣迦毗罗净饭王所，奏大王言：‘如我所知，我女摩耶，王大夫人，怀藏圣胎，威

德既大，若彼产出，我女命短，不久必终。我意欲迎我女摩耶，还来我家，安止住于蓝毗尼中，共相娱乐，尽父子情。唯愿大王，莫生留难，乞垂哀遣，放来我家，于此生产，平安讫已，即奉送还。’”如此说来，佛陀的外祖父也有个园子叫蓝毗尼。

圣胎就要降临了。佛陀降生时，都发生了什么呢？

第五章　悉达多降生

悉达多就要降生了。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有学者说，印度从此才开始走进了历史。这句话，乍一听，简直惊世骇俗；仔细一想，却也有一定道理。自从有了佛陀，不仅印度，还有其他许多国家和民族，历史细节才变得更为清晰起来。不用说，从人类精神史、宗教史的角度，就更是如此了。

佛经记载，摩耶夫人怀孕期间非常安乐。悉达多（这当然是他降生后才有的名字）和别的孩子不同，没有给自己的母亲带来丝毫的痛苦。

《佛本行集经·俯降王宫品第五》讲，佛陀在母亲摩耶夫人胎中时，即“菩萨在胎”时，“常住右胁，不曾移动”“不惊不怖，得大无畏，恶物不染，所有不净，涕唾脓血，黄白痰阴，

不能秽污”；“其菩萨母，受大快乐，身不疲乏”；“其菩萨母，不贪异味”；“其母不生欲染之想，不为欲火之所扰乱”；“其菩萨母，如前端政，种种相貌，悉皆可喜。”这些当然是迥异常人的。更重要的是，“菩萨在胎”时，母亲摩耶夫人还“受禁戒，心常奉持，戒行而行”；“意乐，行于布施，心意开解，居自家内”；“恒于一切诸众生边，作大利益安乐之心”。摩耶夫人也有了不可思议的神力，“所见众生，若男若女，被鬼所持，若得见于菩萨母者，一切魑魅，一切鬼神，皆悉远离，还得本心”；有些病人，只要还能来到摩耶夫人身边，只要“其大夫人，右手摩顶，摩其顶已皆得安乐”。“若有重病，不能来见摩耶夫人。摩耶夫人，或取草药，或取树叶，或取草茎，右手摩将，送彼病人。其病人得此等诸物，或食或触，或置身上，即得断除一切诸病，便受安乐，身体轻便。”

我再强调一次，我们不宜用“现代的”或者“科学的”心态，来阅读和理解佛经；而应该用适当的方法，领悟其中的“方便”与特殊的智慧。这点很重要。不然，我们理解不了佛经，



中国四川，乐山大佛，公元 713~803 年

也无法理解古代的很多事情。

前面说到过，佛陀的降生地，佛经里记得并不清晰确定。现在很多学者、高僧大德认定是出生在佛陀外公家的蓝毗尼园。我们也照此叙说。

净饭王当然答应了岳父（也有可能是大舅子）的请求，做了充分的安排。《佛本行集经·俯降王宫品第五》记载："即敕有司，其迦毗罗城及提婆陀诃，两间之中，平治道路，除却一切荆棘砂砾粪秽土塠。香汤洒地，持于种种杂妙花香，散于其地。"摩耶夫人盛装打扮，天空出现无量瑞相。随从护卫众多，人马车象极尽庄严。怀着佛陀的摩耶夫人回娘家待产了。

临到的时候，"时彼善觉大臣长者，共自眷属，从城而出，逆前迎女。"这时，出现了一段很重要的记载，说明了蓝毗尼园的来历。后来很多人信奉这个说法，却只留意了一部分，而忽略了另一部分。

经书里说，"是时善觉大臣有妻名蓝毗尼。彼妇咨白夫善觉言：'大圣释子，若当知时，诸释种族，各皆自有园果树林，遨游观瞻，至

于其中，自相娱乐。我大圣子，今可造作清净园林，我等当共圣子娱乐，受于欢乐。’”有了这个因缘，“时善觉，释摩耶大妃夫人之父，于迦毗罗及提婆陀诃两城之间，近自境内，为妇造作一大园林，以善觉妇名蓝毗尼。为彼造立此园林故，以是因缘，即名之为蓝毗尼园。”

蓝毗尼之美，自不用说。花木扶疏，郁郁葱葱，流水环绕，更有“摩尼诸宝。遍满园苑”。

就在这园林中，摩耶夫人感觉到，孩子就要降生了。这时，蓝毗尼园中的树“以于菩萨威德故，枝自然曲，柔软低垂”。这种描写蕴含着这么一种意思，就是连树也在向即将来到这个世界的悉达多致敬。

这是佛教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是最大的大事因缘，佛经中自然有很多记载和说法。大致说来，有简繁两种，基本各以《佛所行赞》和《佛本行集经》为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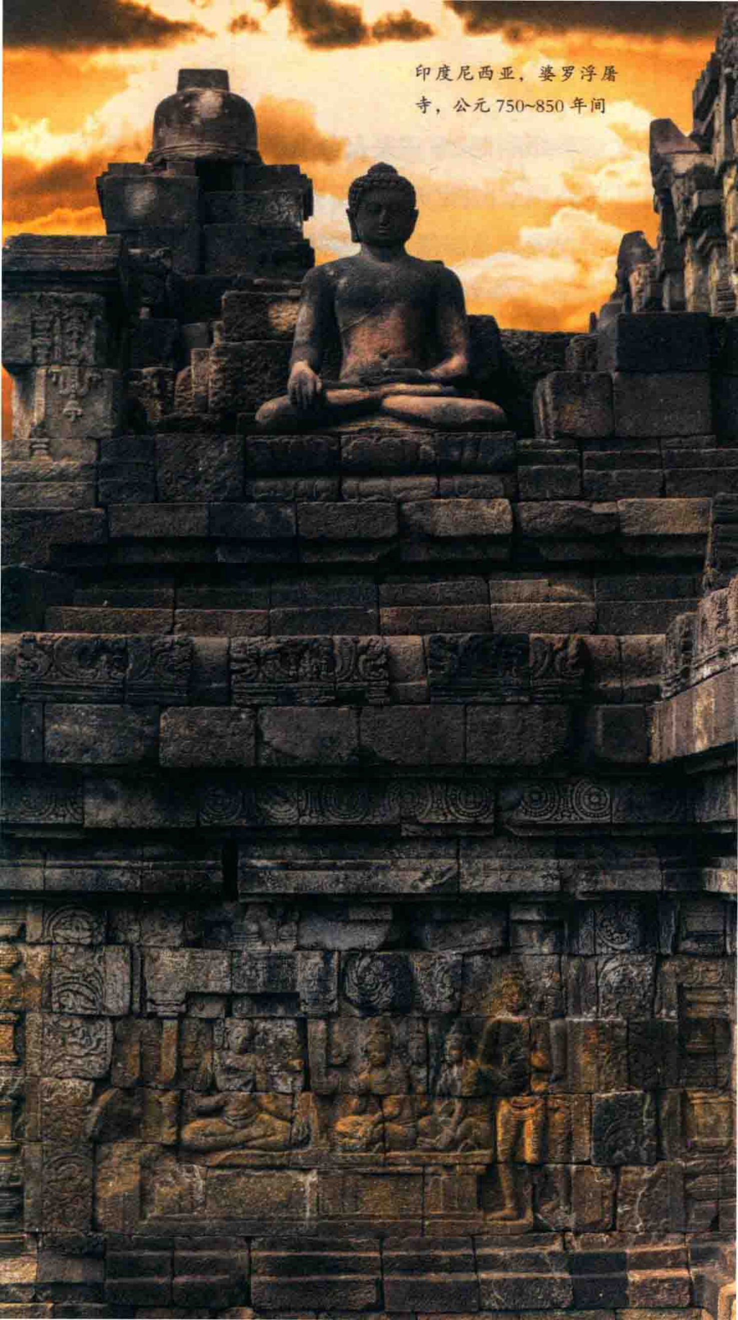
先说简单的版本。《佛所行赞》全用偈颂，是一种诗歌体，作为佛教经典，却在印度梵语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体裁就决定了记事的简约。《佛所行赞·生品第一》记载：“而

时摩耶后，自知产时至。偃寝安胜床，百千婇女侍。时四月八日，清和气调适。斋戒修净德，菩萨右胁生。大悲救世间，不令母苦恼。优留王股生，畀偷王手生，曼陀王顶生，伽叉王腋生。菩萨亦如是，诞从右胁生。渐渐从胎出，光明普照耀。如从虚空堕，不由于生门。修德无量劫，自知生不死。安谛不倾动，明显妙端严。晃然后胎现，犹如日初升。观察极明耀，而不害眼根。纵视而不耀，如观空中月。自身光照耀，如日夺灯明。菩萨真金身，普照亦如是。”可惜，从汉语译文体会不到梵语诗颂韵律声调之美。

《佛本行集经》则反复铺陈，辞藻华丽；不仅如此，所叙与《佛所行赞》还有相当大的不同。

《佛本行集经·树下诞生品第六上》记载：“摩耶夫人，即举右手，犹如空中出妙色虹，安庠频申。执波罗叉垂曲树枝，仰观虚空。”经书里一直强调摩耶夫人是手攀树枝站着的，为什么这样？请接着看下去。

这个时候，旁边的侍女们，看见摩耶夫人马上就要生产了，一起赞颂，经书里在这里也



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寺，公元 750~850 年间

用了诗歌体的偈颂："夫人今生子，能断生死轮。上下天人师，决定无有二。彼是诸天胎，能拔众生苦。夫人莫辞倦，我等共扶持。"

然而，侍女们显然过虑了。"而时菩萨，见于其母摩耶夫人，立地以手攀树枝时，在胎正念，从座而起。自余一切诸众生母，欲生子时，身体遍痛。以痛因缘，受大苦恼，数坐数起，不能自安。其菩萨母，熙怡坦然，安静欢喜，身受大乐。是时摩耶立地，以手执波罗叉树枝讫已，即生菩萨。"

所以，佛陀降生时，或床生，或立生，从来就有两说。顺便说一下，波罗叉树又名七叶树、娑罗树、摩诃娑罗树等，拉丁文名 Aesculus Chinensis Bunge，产于印度和马来半岛等南亚热带雨林，多年生乔木，树身高大，花淡黄色。木材坚固，气味芳香，可供药用或作香料，佛教视之为圣树。这树生于迦毗罗卫国附近，自是殊胜异常。

从入胎起，就满是吉祥异象。那么，佛陀落地降生呢？

《佛所行赞·生品第一》记载："正真心

不乱，安庠行七步。足下安平趾，炳彻犹七星，兽王师子步，观察于四方。通达真实义，堪能如是说。此生为佛生，则为后边生。我唯此一生，当度于一切。”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悉达多降生的时候，跟别人不一样，一降生下来就会走路，而且走路的步态像狮子。兽中之王是狮子，狮子在印度传统中是威武、吉祥的象征。他生下来之后先观察于四方，前后左右看一下。然后安详地走了七步路，说了一句话："此生为佛生，则为后边生。我唯此一生，当度于一切。"这句很重要：我这生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作为佛来的，我要度尽世界一切。我只此一生，不再转生了。

《佛本行集经·树下诞生品下》记载："菩萨生已，无人扶持，即行四方，面各七步。步步举足，出大莲华。行七步已，观视四方。目为层瞬，口自出言。先观东方，不如彼小婴孩之言。依自句偈，正语正言：'世间之中，我为最胜。我从今日，生分已尽。'"这就是后来常说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来历，原话并不如此。据《神通游戏·诞生品第

七》（Janmaparivartaḥ Saptamaḥ），对应的梵文本是：“jyeṣṭho’ haṃ sarvalokasya śraṣṭho（loke vināyakaḥ），iyaṃ ca jātir mama paśdhimāiti。”

这里有点不一样，说他生下来以后，先东南西北各走七步，在走的时候，每一步出一朵莲花。

悉达多走完七步以后，环视四方，说“世间之中，我为最胜”，这个世界当中，我最尊重。“我从今日，生分已尽”，我生下来以后不会再生了，我就生到这个世界一次，不再堕入轮回。这些都是佛经当中的记载。

所以我们现在一般讲的，说这个悉达多降生的时候，前后左右、东南西北各走七步，完了以后说了一句话：“叫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句话太霸气了，佛经当中找不到这样的话。当然，可能我阅读有限，是不是别的佛经当中有，特别是晚出佛经为了神化悉达多而自行创作，我真不敢说。梵文当中看不到“唯我独尊”这样强烈的语气，单是讲到“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尊重的”，这一点务必请大家留意。

佛陀降生，百花开放，大地震动，天人欢欣，种种异象，令人赞叹。我在这里，就不细说了。

这些情况都是从来没有见过的，用佛教的说法就是“未曾有”。于是，据《佛所行赞·生品第一》记载：“父王见生子，奇特未曾有。素性虽安重，惊骇改常容。二息交胸起，一喜复一惧。夫人见其子，不由常道生。女人性怯弱，怵惕怀冰炭。”这种矛盾的心态，是人之常情。原因一言以蔽之：“不别吉凶相，反更生忧怖。”

不仅净饭王和摩耶夫人惊魂不定，喜忧参半。“长宿诸母人，互乱祈神明。各请常所事，愿令太子安。”

得子的喜庆就这样夹杂着各种疑虑，弥漫开来。

怎么办呢？老办法，请婆罗门再看相。好几部佛经都有记载。比如《佛本行集经·从园还城品下》记载：“时净饭王即召相师解占观者，呼使前来，令看太子。”

善于看相的婆罗门纷至沓来，仔细观看，彼此交流，共同探讨，引经据典。郑重地禀告说：“太子身有三十二大丈夫相”，而只要有了这

三十二相，“于世间中，则有两种果报不差”。哪两种果报呢？“若在家受世乐者，则得作转轮圣王。王四天下，护持大地，七宝具足。乃至不用刀杖化人，自然如法，遍于海内。”“若舍王位，出家学道，得成如来应正遍知，名称远闻，充满世界。”

所谓“三十二大丈夫相”：一、足下安立，皆悉平满；二、足下有千辐轮相，端正处中，可喜清净；三、手指纤长；四、足跟圆好；五、足趺高隆；六、手足柔软；七、手足之间具足罗网；八、腨如鹿王；九、正立不曲，二手过膝；十、阴马藏相；十一、皮肤一孔一毛旋生；十二、身毛上靡；十三、皮肤细软如兜罗绵；十四、身毛金色；十五、身体纯净；十六、口中深好，可喜方正；十七、颊车方正，如师子王；十八、两胫广阔；十九、身体上下纵横正等如尼拘树；二十、七处满好；二十一、具四十齿；二十二、诸齿齐密；二十三、齿不疏缺；二十四、四牙白净；二十五、身体清净，纯黄金色；二十六、声如梵王；二十七、舌广长大，柔软红薄；二十八、所食之物，皆为上

味；二十九、眼目绀青；三十、眉眼睫如牛王；三十一、眉间白毫右旋宛转，具足柔软，清净光鲜；三十二、顶上肉髻高广平好。

我之所以这样不厌其烦，详细列出，除了它在佛教中常见外，还有其他原因。三十二相之说传进中国后，影响了正史中对帝王相貌的描写，也对中国相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三国志》中对刘备等人相貌的描写，就可以为证。

净饭王听到这些，当然舒了一口气，非常开心，重赏了这些婆罗门相者。过了一阵，就将摩耶夫人与悉达多接了回去。

前面我们提到过一个仙人名叫阿私陀。佛陀母子一回城，阿私陀仙人就不请自来。他很有名，相术了得。净饭王见仙人前来，大为高兴，赶紧请他进来。

王子被抱了出来。阿私陀仙人细细端详，忽然“流泪长叹息”。这还不把净饭王吓坏了？净饭王赶紧请教。据《佛本行集经·相师占看品下》记载：“今见童子，何故悲啼？何故流泪？而令我等眷属狐疑？大师为我辩说此由。为我

童子有灾祸不祥事乎？为自身为祟？为外来？”

仙人见净饭王着急，赶紧说道：“大王今者莫愁莫忧。”“我今非是见于童子有灾有变，亦不见有诸余苦恼，不见身内及外不祥。”见净饭王更加纳闷，阿私陀仙人接着解释道：童子的相具足端好，“大王，如是诸相，皆是诸佛菩萨之相。大王，是故我见童子，决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说，一定会成佛，安乐众生，有极大利益。“一切众生，皆蒙解脱”，但是，“我今自恨，年耆根熟，衰朽老迈，当于尔时，不得睹见，失此大利。”所以，这才哭的。

净饭王一听，当然更是欢喜了。不过，净饭王的心情，很快就出现了变化。

第六章　优养深宫

孩子降生了，“以备众德义，名悉达罗他”（《佛所行赞·处宫品第二》）。大家都很欢喜。唯一的，确实最大的遗憾是，悉达多的生母在七天后不幸去世了。这正应了善觉长者的担心。

摩耶夫人的去世，相关的佛经里都提到了，但着墨不多。著名的佛传《神通游戏》（Lalitavistara，现存大致相当的汉译本有两种，即地婆诃罗[Divākāra]译成于唐永淳二年（683年）的《方广大庄严经》，竺法护[Dharmarakśa，昙摩罗刹]译成于西晋永嘉二年[308 年]的《普曜经》，现在，有了黄宝生先生梵汉对勘并予补足的本子，2012 年出版，极为方便可靠）就是如此。《佛所行赞·处宫品第二》也讲得很简单：“时摩耶夫人，见其所生子，端正如天童，众美悉备足。过喜不自胜，命终生天上。”

这是喜中悲、悲中喜了。

《佛本行集经·姨母养育品第十》记载有所不同，并且指出《佛所行赞》此处用的是萨婆多师的说法：“萨婆多师复作是言：其菩萨母见所生子，身体洪满，端正可喜，于世无双。既睹如是希奇之事未曾有法，欢喜踊跃，遍满身中，以不胜故，即便命终。”还有的则解释，这就是摩耶夫人的“寿命算数”，因为菩萨之母，都是产后七天去世。

相对比较简洁而平实的说法，见于《佛本行集经·姨母养育品第十》记载：“而时太子，既以降生。适满七日，其太子母摩耶夫人更不能得诸天威力，复不能得太子在胎所受欢乐。以力薄故，其形羸瘦，遂便命终。”

这几种说法我们不必深究。我再一次强调，我们要按照印度的文化传统，按照佛教的文化传统来理解佛教的叙事风格，不能拿我们现代人的观念简单地说，这个不靠谱，这个是神话，这个是迷信。这是要不得的，我们必须进入他们的语境，否则我们将难有所获。不管怎么样，摩耶夫人在悉达多降生七天去世了。

净饭王与善觉长者当然非常悲痛。眼下最重要的问题，是谁来哺育抚养悉达多。净饭王的要求是："今是童子，乳哺之寄，将付嘱谁？教令养育，使得存活？谁能依时看视瞻顾？谁能至心令善增长？谁能怜悯爱如己生？携抱捧持，以慈心故，功德心故，欢喜心故？"（《佛本行集经·姨母养育品第十》）

当时，释迦族内有很多"新妇"都愿意承担养育悉达多的责任。但是，族中长辈并不放心，不同意："汝等一切，年少盛壮，意耽色欲，汝等不能依时养育，亦复不能依法怜悯。"

后来，大家达成了一直意见，交给悉达多的姨母养育，也就是摩耶夫人的妹妹摩诃波阇波提，佛经里说："唯此摩诃波阇波提，亲是童子真正姨母，是故堪能将息养育童子之身，亦复堪能奉事大王。"这里插一句，这位姨母摩诃波阇波提后来在佛教史上很重要，我们还会提到。从"亦复堪能奉事大王"看，她似乎并非一开始就与自己的姐姐摩耶夫人一起嫁给净饭王，而是到这时才身兼悉达多养母与继母的。




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寺，公元750~850年

净饭王放心地将悉达多交付给摩诃波闍波提，当然还配备了很多保姆用人："又别简取三十二女，令助养育。以女八人，拟抱太子；以女八人，洗浴太子；以女八人，令乳太子；以女八人，令其戏弄。"

以上都出自《佛本行集经》。《佛所行赞》则是"大诗"（Māhakāvya）的风格，相比就很简约了："大爱瞿昙弥，见太子天童，德貌世奇挺，既生母命终，爱育如其子，子敬亦如母。"从《神通游戏》等梵文本来看，悉达多确实是叫姨母摩诃波闍波提为"妈妈"的，彼此感情极好。

这里还要顺便说一句，悉达多的同辈至亲，我们也是大致知道的。据《佛本行集经》，至少有：异母弟难陀（后来还会提及，马鸣菩萨专门有《美难陀传》）；堂兄弟六个，难提迦、婆提利迦（白饭王子），阿难多、提婆达多（斛饭王子，后者极重要，后面会详细讲到），阿泥卢豆、摩诃那摩（甘露饭王子）；姑表兄弟一个，底沙（净饭王妹阿弥多质多罗子）。

悉达多的成长环境自然养尊处优，吃好的，

穿好的，用好的，玩好的，这些都不用说。从小出众，智慧超群，兼有勇力，显示出文武双全的潜质。反正悉达多从小就很有力量。《佛本行集经·姨母养育品第十》有这么一段，很有意思。净饭王见自己的孩子聪慧漂亮，自是欢喜。但是："未知其力，竟复何如今可试看验其强弱。尔时大王即共无量释种童子，同坐饮食，持一纯金雕镂之钵，盛欢喜丸，具足充满。复以真金作诸环锁，置诸一切众童子前，教令争食。又复聚于诸小白象，令与童子共相竞食。语诸一切众童子言：'汝等当知，如是白象，将夺汝食。'时诸童子断众白象，争力不如，遂令象食。然后始语太子令知：'太子，汝食今被他夺。'是时太子即以两手，执彼金钵，出少身力，而坏彼锁，令象却顿，不如太子。"印度传统很明确，婆罗门靠的是嘴和语言，刹帝利凭的是胳膊力气。净饭王才想出这个招数，来试验悉达多的力气。也真难为这个父亲了。

此外，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值得一提。悉达多小时候的很多玩意，几百年后，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居然在中国成了时髦，这大概是连

佛陀也想不到的吧？净饭王为了让悉达多开心，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复为太子，多集羝羊，安置宫内。为令太子生欢喜故，真金为鞍，杂宝装饰，种种璎珞，以严其身。金罗网覆。是时太子，乘彼羊车，至于园林。及其亲叔甘露饭等，自余诸释，隔为其子，庄诸羝羊，具足如前。彼诸童子，亦乘羊车，随意游戏。”

到了八岁，悉达多该正式上学了。据《佛本行集经·习学技艺品第十一》记载，净饭王召集众人问道：“卿等当知，今我化内，谁最有智？谁具技能？种种悉通？堪为太子作于师匠，教使学书及余诸论？”这可是大事。众人都推荐毗奢婆密多罗（Viśvamitra）大师。这位大师看来不是浪得虚名，一是谦虚，二是知道自己要教的是未来的天人之师佛陀。在回答净饭王的请求时，只说：“大王，谨依王命，我今堪能。”意思是，我大概将将行。

悉达多前呼后拥地去学堂了。文具自然也是奢华无比，“将最妙牛头栴檀作于书板，纯用七宝，庄严四缘；以天种种殊特妙象，涂其背上。”

《佛所行赞·处宫品第二》惜字如金，只用了十个字来描述悉达多读书："修学诸术艺，一闻超师匠。"别的佛经可不是这么简单，而是竭尽辞藻，铺陈叙述。

师生一相见，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佛本行集经·习学技艺品第十一》这么说："时彼大师毗奢蜜多，遥见太子威德力大，不能自禁，遂使其身，从座忽起，曲身顶礼于太子足。礼拜起已，四面顾视，生大羞惭。"《神通游戏·学堂示现品》的梵文本说得比较温和："菩萨一进入学堂，名为毗奢蜜多的老师不能承受菩萨的光辉和威力，低头跌倒在地。"

那么，上课吧。谁知，又出状况了。根据《神通游戏·学堂示现品》梵文本，悉达多问老师："老师，您是想教我哪种文字呢？梵文、佉卢虱底文、布湿迦罗沙利文、安迦文、文伽文、摩揭陀文、孟迦利耶文、安古利耶文、舍迦利文、婆罗摩婆利文、波卢瑟文、达罗毗荼文……"一口气说出了六十四种！

毗奢婆密多罗直接就晕了：敢情您早都会了啊？老师赶紧念了一颂："奇妙啊！他本性

纯洁，而顺应世俗，已经通晓一切学科，还来到学堂！”

当时还有很多孩子陪太子读书。老师想，总得上点课吧，先教梵文字母表吧。谁料到，情况更不得了：一念 a，孩子就说出了“诸行无常”；一念 ā，就说出了“自利利他”；一念 i，就说出了“诸根欠缺”；一念 ī，就说出了“世界充满灾难”……四十多个字母，都是这样。孩子们都能脱口说出以这个字母开首的最重要的词语来。“凭借菩萨的威力，儿童们一念字母，就说出无数百千重要法门。”

上学的事情也就这样了，我们就不多说了。

但是，悉达多除了在文武两方面都超越同龄孩子以外，还有一个特点。据《佛所行赞》记载：“太子性安重，形少而心宿，心栖高胜义，不染于荣华。”按理说，这是一个极其难得的优点。可是，净饭王很是担心：这样下去，与众不同的悉达多会怎么样呢？再慢慢看看吧。

似乎也还好。四年后，悉达多十二岁，已经“种种技能，遍皆涉猎，既通达矣，随顺世间，悦目适心，纵情放荡，驰逐声色”。（《佛

本行集经·游戏观嘱品第十二》）按理说，这倒不是什么优点，可是，净饭王隐隐然觉得有点放心了。

不过，悉达多终究和别人有点不一样。他经常会出神，看见世间万象，会生出特别多的感慨，进入深沉的思考。佛经里的记载很多。比如《神通游戏·农村品》梵文本就说：有一次，悉达多和其他的贵族子弟一起，到农村去玩。在观看了耕作以后，进入另外一个花园。悉达多忽然心烦意乱，独自一人在那里漫步思考，看见一棵端庄可爱的阎浮树，就在树荫下结跏趺坐。大家想想，在常人眼里，这样的举动难道不是很怪异吗？

《佛本行集经·游戏观嘱品第十二》说，悉达多十九岁时，净饭王“为于太子。造三时殿。一者暖殿，以拟隆冬。第二殿凉，拟于夏暑。其第三殿，用拟春秋二时寝息”。园子里遍种鲜花。可是，悉达多不快乐。

“复有无量无边诸人，各自职司侍卫太子。或复有人，按摩太子；或复有人，柔软太子；或复有人，以诸香油，涂荼太子；或复有人，


泰国，素可泰，玛哈达寺，公元 757 年

洗浴之时，揩拭太子；或复有人，澡浴之时，供香汤者；或有染发梳头髻者；或复有人，执镜照者；或执涂香，或执眼药；或复有执熏衣香者，或执牛黄，或执花鬘；或复有执种种杂色微妙衣服；立太子前，常拟供养。”可是，悉达多不快乐。

别的娱乐享受不必细说。然而，悉达多不快乐。

这时，净饭王想起了阿私陀仙人的预言：悉达多要么在家做转轮王，要么出家做天人师。净饭王大为恐慌，他当然不希望儿子出家。他必须早做打算，将悉达多留在家里。

于是，他百般思索，终于想出了一个妙招。

第七章 成 家

净饭王的招数是人之常情，通常也是最有效的一招，那就是为悉达多娶亲。他和天底下很多父亲一样，认为这样就可以拴住自己的儿子。

《佛所行赞·处宫品第二》记载："父王见聪达，深虑逾世表。广访名豪族，风教礼义门。"

别的佛经在这个节点上，自然是竭尽铺陈之能事。《佛本行集经·角术争婚品第十三上》就是如此。

净饭王想到阿私陀仙人十多年前的预言，越想越担心，就召集释迦族长老耆宿，说道："汝等亲族，曾闻知不？我此太子，初生之时，召诸解相及婆罗门阿私陀等，皆记之言，其若在家定当得作转轮圣王，若舍出家必得成就于无上道。而我等今作何方便，令此童子得不出家？"众人的答复是，赶紧给悉达多造房子，选歌舞女乐。

净饭王心想，这些早就做了，然而没用啊。于是，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心里的打算："汝等当观，谁释女堪与我太子悉达为妃？"与《神通游戏·技艺示现品第十二》对应的《方广大庄严经》则说是释迦族长老们建议："应为求婚，令生染著，由是自当不出家也。"

这一问，很多人当然都推荐自己的女儿。《神通游戏》说，净饭王和诸位长老一起，先问悉达多喜欢什么样的女孩。悉达多回答是："七天后，请等我回音。"七天之内，悉达多进行了认真而痛苦的思考，他说："我知道欲望无穷的弊端"，"我对种种欲乐没有贪求"，"我宁愿默默住在树林中，乐于沉思入定，内心平静"。这些都是《神通游戏》的说法。据说悉达多"又思考善巧方便，希望教化众生，心生大慈悲"。他认为"莲花在淤泥中得到成长，国王在民众中受到崇敬。菩萨获得眷属相伴的力量，能引导亿万众生达到不死"。这里又要请大家注意，周敦颐的《爱莲说》脍炙人口，闻名遐迩，显然也大有受佛教影响的痕迹。悉达多想，过去有很多菩萨就是如此，有妻子儿女，但"不沾

染贪欲，不失去禅乐”。起初，悉达多决意效仿他们。有的佛经则有别的说法，比如讲悉达多怕别人以为自己“不是丈夫”，所以才勉强结婚。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四就说：“尔时菩萨在于宫内嬉戏之处，私自念言：‘我今有三夫人及六万婇女，若不与其为俗乐者，恐诸外人云：我不是丈夫。’”

太子确实提出了自己心目中妻子的标准，这完整地保存在《神通游戏》里。黄宝生先生的现代汉语翻译是：“不同于凡俗，随顺，不妒忌，始终说真话，想着我，令我喜欢，不放逸，形貌、出生和家族都纯洁”；“青春美貌，又不以美貌自傲，像母亲和姐妹，心中充满慈爱，乐于舍弃，布施沙门和婆罗门”；“不骄傲，没有恶习，没有过失，不诡诈，不妒忌，不欺诳，不虚伪，即使在梦中也不会贪恋别的男子，满足于与自己的丈夫同床，不放逸”；“不自负，不高傲，不胆大妄为，不骄慢无礼，谦卑如同侍从，不嗜酒，不贪恋味、声和香，不贪婪，满足于自己的财富”；“恪守真理，不轻浮，不慌乱，不高傲，不骄慢，廉耻护身，不热衷

外道邪见，遵行正法，身、言和心始终保持纯洁”；“不昏沉嗜睡，不骄傲愚痴，会思考，做善事，遵行正法，孝敬公公婆婆犹如爱戴导师，关心女仆和亲友像关心自己”；“谙熟经典，通晓仪轨似艺伎，最后一个入睡，而最早起床，重友情，不欺诈，如同慈母”。这择偶要求是真高。净饭王命令众人赶紧为悉达多物色。

《佛本行集经·角术争婚品第十三上》的记述不同，却别有趣味：“时净饭王复自思惟：若我今日，不共太子如是筹量，忽取他女与其作妃，脱不称可则成违负。若我今共太子语论，太子意深，终不肯道。我今狐疑，作何方便？复更思惟，我今可以种种杂宝，作无忧器，持与太子，令太子用施诸女人，密遣使瞻观其意。看于太子眼目瞻瞩在于谁边，我即聘取，与其作妃。”打定主意，就这么实施了。召集“城内所有一切诸女”，集中到宫殿门口。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悉达多等到第七天，来到宫门前。“以是太子威德大故，诸女不能正看太子，但取宝器。各各低头，速疾而过。”宝物很快就被取完

了。这时，一个女子姗姗来迟。她叫耶输陀罗（Yaśodharā），是婆私吒族释种大臣摩诃那摩的女儿。在众多侍女围绕下，“遥望太子，峨峨注睛，举目雅步，瞻观直眄，目不斜视，渐进前趋”。耶输陀罗走近，宛如多年相识，丝毫不害羞，对悉达多说道：“太子今可与我杂宝无忧器来。”悉达多回答：“汝来既迟，皆悉施尽。”耶输陀罗撒起娇来：“我有何过？汝今欺我，不与宝器。”太子只能回答：“我不欺汝，但汝后来，自不及耳。”

悉达多手上有一枚昂贵的“印环”，将其脱下递给耶输陀罗。谁知，耶输陀罗还不满意：“我于汝边可止直于尔许物耶？”太子真有点急了：“我之所著，自余璎珞，任意所取。”耶输陀罗这才说道：“我今岂可剥脱太子？只可庄严于太子身。”说完，不开心地走了。

净饭王派在一边的密探将这一幕看在眼里，赶紧回去向国王禀告：“摩诃那摩其女后来，共太子语，数番往复，兼且微笑，停住少时，调戏言语。太子彼女二颜相悦，彼此答对，四目相当。”净饭王一听，即刻决定为悉达多聘



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
公元 1100~1150 年

取此女。

选了个良辰吉日，净饭王派国师婆罗门到摩诃那摩家提亲。岂料，摩诃那摩的答复是："我释迦法，相承如是：若有技能胜一切者，于彼人边即嫁女与。若无技能，不得与女。大王太子生长深宫，耽缅嬉戏，未曾学习，无有技能。弓射天文，兵书戎仗，一切战斗，角力拳捶，悉未工闲。我何故？今无艺人边而嫁女与？"

不奇怪，摩诃那摩对悉达多并不了解。奇怪的却是，净饭王虽然知道自己的儿子与常人不同，但显然对他日常的学习情况等也并无把握。"时净饭王闻此语已，心怀愁恼。"他无奈地想："摩诃那摩此语如法，向我实论，无一虚妄。"

悉达多也很纳闷，怎么父王突然没有声音了？一再追问，净饭王才将摩诃那摩的答复告诉了他。太子微微一笑："父王颇知，父王城内，有人能出与我共试技艺已不？"显然，太子并不理解父王的担心。

悉达多如此自信，净饭王自然高兴，赶紧安排了"比赛招亲"的大典。佛经对这件事情

的记述，相当一致。我就综合起来，简单叙说一下。

这当然是一件盛事，远近的贵族公子云集。不过有一个插曲，预示了后来的诸多事情。悉达多的堂弟提婆达多（Devadatta）嫉妒难忍，居然杀死了一头大象，堵住了城门。悉达多用神力，坐在车上，伸出一只脚趾，拽住象尾巴，将死象甩出七道城墙七条护城河！这才没有闹出乱子。

我说“比赛招亲”，没有用“比武招亲”，因为这场比试简直比十项全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文”而言，文采之类不消说，还包括了数学算术！印度自古有“大数”，其大难于想象，后来对中国的计数发生了大影响。记载这次招亲的佛经里，满眼都是这样的大数字，题目也留着，非常之难。据《神通游戏·技艺示现品》记载，悉达多请在场的人每人出一道难题，一一回答，绝无错误。《方广大庄严经》讲：“诸童弟子次第举数，菩萨运筹，唱不能及，都无错谬。乃至五百童子一时俱唱，亦不杂乱。”

就“武”而言，各种比试。提婆达多趾高气扬，

挑战悉达多。他炫耀着，沿着整个竞技场右绕而行，冲将过来。悉达多毫不慌乱，用右手游戏般地提举起提婆达多，在空中旋转了三次。悉达多只是意在灭除这位堂弟的傲气，绝无伤害之意，心怀慈悲，将他轻轻摔在地上。不过，提婆达多心生怨恨，非常怨恨，这个在后面还有发展，引发了轩然大波，我们在这里先不说。太子干脆邀请大家一起上，他以一抵百，又轻松取胜。

比武的高潮照例是射箭。这非常有意思，只要有比武，大凡它的高潮都是射箭，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前面都放了一个铁鼓，佛陀前面的鼓放得特别远，但是包括提婆达多在内的其他人都射得非常费力。轮到太子，他拉断了一张又一张弓，于是问净饭王："城里还有其他弓吗？要够我拉的。"国王回答："有是有，是你的祖父狮颔的，现在放在天祠里供养着，以前没有人拉得开，根本没有人能够拉弯这把弓，装上弓弦。"

这把弓很快被取来了，果然，谁都拉不开。悉达多从座位上起身，取半坐姿势。左手持弓，

用右手一个指尖就搭上了弓弦，接着传来一声响彻全城的巨响。大家都为之欢呼："悉达多王子为祖宗的弓搭上弓弦了！"用这把弓射出去的箭，射穿了面前的铁鼓，穿透了七棵多罗树和最远处的机械铁猪，然后钻入地下不见了。箭入地处出现了一口井，后来一直叫"箭井"。

于是，结果不必多说了，耶输陀罗成了悉达多的王妃。两情相悦，幸福地生活着。《神通游戏·鼓励品》与其他很多佛经都不惜文字，详尽描摹。

不久，小夫妻有了孩子，取名叫罗睺罗（Rāhula）。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系缚""羁绊"，但并非中国人常用的"拴住孩子"之意。其实，取这样一个名字，正反映了悉达多的心思。也就是，悉达多认为这个孩子对他是一种束缚，对他是个负担，对他是个羁绊。

他尽管结婚了，娶了美丽贤淑的如意妻子耶输陀罗，又有了自己的儿子；宫殿、婇女、饮食、器用，无一缺乏，都极尽奢华。但是，他的心里常觉缺憾，常觉得有一种声音在召唤他。

悉达多就这样生活了十年。

第八章　出　家

在常人看来，美满平静的生活中，仿佛总有什么会在不经意间击破这一切。这是隐藏着神秘的律动，犹如天际深处的某颗陨石或流星，无人知道会在什么时候惊醒大地上的安宁。

常言道，心有所思，梦有所现。父亲净饭王和妻子耶输陀罗时常会做一些奇怪的梦，梦里都是悉达多离家出走。耶输陀罗以百倍的体贴对待夫君；净饭王的办法则是“从今以往，更勿令复许太子游观。令诸婇女诱以五欲，生其爱著”（《方广大庄严经》说，“五欲”是指色、声、香、味、触五种感官享受）。《神通游戏·感梦品第十四》对应段落的黄宝生先生现代汉语翻译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让王子外出前往花园。只要他在这里迷恋这些妇女，游戏娱乐，就不会出家。”《佛本行集经》在

这里的叙述似乎有点混乱，不过大体上也和其他佛经相似。

然而，生活再富足平静，也不可能毫无波澜。悉达多有一次看见了诸多美女的睡姿，横躺竖卧，十分丑陋，与醒时截然不同。于是，心生厌恶。这幅景象引发了太子的思考。

何况，悉达多不可能永远待在深宫中。有一天，太子叫来车夫备车，准备出去游玩。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成了刺激悉达多出家的直接原因。用佛经的说法，就是这次游玩，直接导致了悉达多最终觉悟成为佛陀，就是产生了佛教由此创立的大因缘。所以，佛经都极度重视，详细记载。或简或繁，内容则基本一致。

我选择以《神通游戏》为主要依据，结合其他佛经进行叙说。此经有黄宝生先生的梵汉对勘本和现代汉语翻译，可靠而易于理解。

净饭王得到车夫的禀报，就在城中敲钟宣告："王子要前往花园观赏美景。你们要清除一切丑陋的事物，别让王子看到令人厌恶的东西。你们要展现一切美观可爱的景象。"

大家奉命唯谨。到了第七日，太子出行的


柬埔寨，吴哥窟、巴扬寺、佛像

那天，整座城市和花园都已打扫干净，装饰一新，香水洒街，鲜花铺路。不应让悉达多看见的人，都受命回避。太子车驾浩浩荡荡，从东门出城。这时，净居天在路边化现出一个年迈体衰的老人，“身上筋脉暴露，牙齿稀缺，全身布满皱纹，头发灰白，驼背弯腰，萎靡羸弱，手拄拐杖，病痛缠绕，青春已逝，喉咙里呼噜呼噜，身体前倾倚杖，浑身上下颤抖”（黄宝生先生译）。

佛经对这位突然出现的老人都详加描述。比如《方广大庄严经》记载：“发白体羸，肤色枯槁，扶杖伛偻，喘息低头，皮骨相连，筋肉消耗，牙齿缺落，涕唾交流，或住或行，乍伏乍偃。”《佛本行集经·出逢老人品第十六》记载：“伛偻低头，口齿疏缺，须鬓如霜，形容黑皱，肤色黧黑，曲脊傍行，唯骨与皮，无有肌肉，咽下宽缓，如牛垂胡，身体萎摧，唯仰杖力，上气苦嗽，喘息声粗，喉内吼鸣，犹如挽锯，四支战挑，行步不安，或倒或扶，取杖为正。”《佛所行赞·厌患品第三》记载：“头白而背偻，目冥身战摇，任杖而羸步。”

悉达多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形貌，惊讶地

问车夫："此曰何人，形状如是？"（《方广大庄严经》）车夫回答："正是老人，已被衰老征服，感官衰竭，失去力量和勇气；已被亲友们遗弃，孤苦无助，无所作为，似林中一块残木。"《方广大庄严经》在此处译得极其简洁到位。悉达多又问："此人独尔？一切皆然？"驭者答言："一切世间皆悉如是。"菩萨又问："如我此身亦当尔耶？"驭者答言："凡是有生，若贵若贱，皆有此苦。"尔时，菩萨愁忧不乐，谓驭者曰："我今何暇诣于园林纵逸游戏？当思方便，免离斯苦。"悉达多闷闷不乐地打道回府了。

净饭王知道后，据《佛本行集经·出逢老人品第十六》记载："即心念言，希有希有，此之形相，阿私陀仙授记语言，必定真实，决恐太子舍家出家。我今宜应更为太子增益五欲。若其广见五欲之事，充足心眼，染著情迷，不舍出家称适我意。"于是，净饭王变本加厉了，做了更仔细的准备，一定要杜绝类似情况。

不久，净饭王做好了一切准备，劝悉达多再次出游。这次走的是南门。可是，一个病人

出现在太子面前。《方广大庄严经》记载：“困笃萎黄，上气喘息，骨肉枯竭，形貌虚羸，处于粪秽之中，受大苦恼。”黄宝生先生将《神通游戏·感梦品第十四》的相关记载译为：“他看到一个病人，腹内烧灼难忍，身体虚弱，躺在自己的粪尿中，无人救护，无人依靠，呼吸艰难。”《佛本行集经·净饭王梦品第十七》记载：“即于太子前路，化作一病患人。连骸困苦，水注腹肿，受大苦恼。身体羸瘦，臂胫纤细。萎黄少色，喘气微弱，命在须臾，卧粪秽中，宛转呻唤，不能起举。欲语开口，才得出声，唱云叩头，乞扶我坐。”《佛所行赞·厌患品第三》记载：“身瘦而腹大，呼吸长喘息，手脚挛枯燥，悲泣而呻吟。”

悉达多和车夫又进行了一番对话。悉达多问车夫：“我是不是也会这样？”车夫回答：“是的，太子，人只要出生了，就一定会生病。只要是人，谁都逃不脱病这一关。”太子明白，世间谁也不可能永远健康，无病无灾。于是，又闷闷不乐地回宫了。净饭王只有更加想方设法，让悉达多沉湎于世俗享乐之中。

不久，太子又一次出行，这次走西门。谁料到，悉达多一出西门，居然碰见了一支送葬的队伍，抬着一具尸体。《方广大庄严经》记载：“死人，卧于舆上，香花布散，室家号哭而随送之。”《佛本行集经·路逢死尸品第十九》记载：“一尸，卧在床上，众人举行。复以种种妙色刍衣，张施其上，作于斗帐。别有无量无边姻亲，左右前后，围绕哭泣。或有散发，或有捶胸，或复拍头交横两臂，或复二手取于尘土持坌面头，或出种种悲咽音声，泪下如雨，大叫号恸，酸哽难闻。”《佛所行赞·厌患品第三》记载：“从者悉忧戚，散发号哭随。”

又是一样的问答。悉达多问车夫：“我也会死吗？我难道不会长生不老吗？”车夫回答：“太子，是人就会死，人只要生下来，就一定会死，谁也逃脱不了走向死亡的那一天。”悉达多明白世人都难逃一死，于是又闷闷不乐地掉过车头回去了。

说到这里，很多人想到了“生老病死”四苦，一定以为这次悉达多只能走北门，所遇见者一定是出生的婴儿，示现出降生时的痛苦。然而，



敦煌壁画 275 窟，出游四门，北凉

情况并非如此。太子确实又一次出行，确实走的北门，但看到的却是一个比丘。

黄宝生先生将《神通游戏·感梦品第十四》的相关记载译为："菩萨看到这个比丘站在路上，平静，柔顺，自制，奉守梵行，目光不散乱，前视一寻，具有端庄威仪道行，端庄去来，端庄观察审视，端庄伸屈，端庄执持衣钵。"《方广大庄严经》记载："比丘，著坏色衣，剃除须发，手执锡杖，视地而行，形貌端严，威仪庠序。"《佛本行集经·路逢死尸品第十九》记载："剃除须发，著僧伽梨，遍袒右肩，手执锡杖，左掌擎钵，在路而行。"

这下，悉达多更惊奇了。《方广大庄严经》记载：太子遥见，问"是何人"。车夫回答："如是名为出家人也。"太子即便下车作礼，因而问之："夫出家者有何所利益？"比丘答言："我见在家生老病死，一切无常，皆是败坏不安之法。故舍亲族，处于空闲，勤求方便，得免斯苦。我所修习无漏圣道，行于正法，调伏诸根，起大慈悲，能施无畏，心行平等，护念众生，不染世间，永得解脱，是故名为出家之法。"于是，

菩萨深生欣喜，赞言：“善哉，善哉！天人之中唯此为上，我当决定修学此道。”

人类的一大因缘就此具足。

但是，知道这一切的净饭王大起恐慌，下令严加戒备，日夜守卫，防止悉达多出家。此外，还是用老办法，给后宫下令：“任何时候都不要中断演唱。要提供一切娱乐游戏，施展女人魅力，迷住王子的心。这样，他就不会出家。”

这些又哪里还会有什么效力呢？耶输陀罗的梦越来越多，《方广大庄严经》就说到了她的担忧：“太子！我梦如是，心甚不安，将非我身欲有殀丧？将非恩爱与我别离？此是何征，为凶为吉？”悉达多心里都明白，但是他只是平静地劝慰妻子：“梦想颠倒，无有实法……皆为虚妄，但自安寝，不假忧愁。”

《神通游戏·出家品第十五》专门讲述悉达多出家的过程，当然，别的佛经里也有很多记载。

太子想：“如果我不告知净饭王，不得到父亲允许，就出家，这样做不合适，忘恩负义。”他还真跟净饭王正常地、正式地表达了出家的



敦煌壁画 254 窟，难陀出家因缘，北魏

意愿。净饭王当然不愿意，但最后还是同意了。《方广大庄严经》记载：“我今亦随喜，利益诸众生，令汝愿满足。”说是这么说，“虽发如是语，心犹怀热恼。”

同意归同意，但净饭王当夜还是召集释迦族人商量，想尽最后的努力，阻止悉达多出家。大家的意见是：“我等当共守护太子，太子何力能强出家？”

大家都在开会，太子则在后宫的床上发出了四种誓愿。据《方广大庄严经》记载，这四种誓愿是：“一者愿我未来自证法性，于法自在得为法王，以精进智救拔一切牢狱爱缚苦恼众生，皆令解脱。”“二者有诸众生瘝此生死黑暗稠林，患彼愚痴无明翳目，以空、无相、无愿为灯为药，破诸暗惑，除其重障，成就如是方便智门。”“三者有诸众生竖憍慢幢，起我我所，心想见倒，虚妄执着，为说法令其解悟。”“四者见诸众生处不寂静，三世流转如旋火轮，亦如团丝自缠自绕，为彼说法，令其解脱。”

立下了四种誓愿以后，悉达多意识到，要

堂堂正正地出家是做不到了，必须趁大家不注意，溜出迦毗罗卫城。佛经当中讲："于今夜静，出家时到。"太子叫来车匿（Chandaka），让他将宝马犍陟（Kaṃṭhaka）牵来。悉达多对车匿说道："车匿汝当知，我今已决定，自利利他故，起于精进心，不动如须弥，终无能退转。假使金刚雹，刀剑及干戈，电火热铁团，坠在我顶上，终不于俗境，而生恋著心。"

就在这一夜，不知道为什么，整座城的人都沉沉地进入了梦乡。在一片静寂中，悉达多出走了。

太子出家了。

第九章　求　道

悉达多出城，据《佛所行赞·离欲品第四》说："重门固关钥，天神令自开。敬重无过父，爱深莫逾子。内外诸眷属，恩爱亦缠绵。遗情无遗念，飘然超出城。清净莲花目，从淤泥中生。愿瞻父王宫，而说告离篇。不度生老死，永无游此缘。一切诸天众，虚空龙鬼神，随喜称善哉，唯此真谛言。诸天龙神众，庆得难得心。各以自力光，引导助其明。人马心俱锐，并奔逝若流星，东方犹未晚，已进三由旬。"（《佛本行集经·剃发染衣品第二十二上》说："摩诃僧祇师如是言：马半夜行，十二由旬。"）

《神通游戏·出家品》的叙说非常流畅，我再兼采《方广大庄严经》和《佛本行集经》，讲述如下。

车匿驾车一路前行，到了拂晓时分，已走

了六由旬路，前面出现了一片古代仙人修行居住的树林。悉达多下了马，对车匿说道：“我今天离开，只有你一个人跟随我，甚善！难得！我现在到了空旷之处了，你带上健陟一起回去吧。”他除下发髻上的摩尼宝珠：“你带回交给大王，告诉大王：‘太子今者于世间法无复希求，不为生天受五欲乐，亦非不孝，亦无嗔忿嫌恨之心，又亦不求财位封禄，但见一切众生迷于正路，没在生死，为欲拔济，故出家耳。唯愿大王勿生忧虑。大王若谓我今年少，未应出家，汝以我言方便咨启，生老病死岂有定时？人虽少盛，谁能独免？往古有诸转轮圣王，舍国求道，诣于山林，无有中途还受五欲。我今私心亦复如是，若未获得无上菩提，终不还也。’内外眷属皆当于我有恩爱情，可以我意善为开解。”

太子心中还有特别挂念的人。他解下璎珞，交给车匿：“汝可持此奉摩诃波阇波提，道：‘我为欲断诸苦本，今故出家，求满此愿，勿生忧念。’”又脱下身上的首饰：“与耶输陀罗，语言：‘人生于世，爱必别离。我今为断此诸苦，

故出家学道，勿以恋著，横生忧愁。’”又托车匿转告宫中婇女和族中同龄伙伴：“我今欲破无明网故，方得智明，所为师毕，还当相见。”

起先，车匿又不舍，又怕回去后净饭王责备他丢下太子一人，坚决不肯离去。后来在悉达多的劝谕下，只能哭着带上健陟返回了。

车匿回到迦毗罗卫城后，按照悉达多的嘱咐，一一禀告，引发的震惊与混乱是可想而知的。其中以耶输陀罗的反应最为激烈，从佛经的描写来看，似乎很有些失态了。我们就不一一细述了。

净饭王心里也知道，想挽回自己的儿子，千难万难。但是，他决意要最后努力一次，派人去劝回太子，倘若失败，就让他们留下来，如此至少还能有人侍候悉达多。《方广大庄严经》记载：“普召大臣而告之曰：‘卿等在家皆有子息，共相娱乐。目前有慰，不念吾忧。吾有一子奇相圣达，当为转轮圣王主四天下，一旦离别，入于深山穷谷绝险无人之处，饥渴寒热，令谁所悉？卿等子弟宜择五人追而侍之。’”被选中的五个人一想，这叫人上哪儿去找？找不到，

回去要灭族，于是干脆都“遁于山林”了，跑了。

悉达多就独自开始了伟大的求道之路。佛经的记载各有侧重，也有所出入，但大致一样。

悉达多先来到释迦婆罗门女、波德摩婆罗门女的净修林，都得到了食宿招待。接着来到梵仙利婆多之处，也得到了招待。陀特利摩登迪迦之子罗闍加也供养了悉达多。

那时，著名的仙人阿罗逻·伽罗波已经带着三百位弟子到了毗舍离，正修行无所有处法（Ācimcanya- āyatana，观一切对象无所有的禅定）。阿罗逻远远地看见了悉达多，大为惊奇，对弟子们说：“此人相貌堂堂，不是一般人！”悉达多不会放过学习的机会，他早就发愿“我有意愿、有精进、有记忆、有禅定、有智慧。我能独居一处，不放逸，勤奋努力，清净无欲，求取和亲证这种法”，于是就跟随阿罗逻和三百弟子一起修行。过了不久，悉达多问阿罗逻：“你的法就是这些了吗？”阿罗逻回答：“就是这些。”悉达多：“我已经都掌握了。”于是，阿罗逻邀请他和自己一起教授门下弟子。《方广大庄严经》记载：“是时

仙人甚相尊重，即以最上微妙供具供养于我。诸学徒中，以我一人为其等侣。”

但是，悉达多怎么可能就此止步呢？他想：“阿罗逻的这种法不是出离法，不导向出离，不能让人完全消灭痛苦。我必须追求和修习更高的法。”

离开毗舍离，悉达多又前往摩揭陀修行，来到了王舍城附近的灵鹫山（Gṛdhrakūṭa，《神通游戏》梵文本与巴利文《经集·出家品》则说是般陀婆山［Pāṇḍava］），独自一人住下。天亮后，悉达多法相庄严地进入王舍城，托钵乞食，居民都围观赞叹。国王频毗沙罗（Bimbisāra）听说城里来了这样一位乞食者，心情很激动，站在窗口偷窥。国王命人施食，并派人探看悉达多的住处。夜晚，频毗沙罗王带着随从，来到山脚下，然后，满怀敬意，徒步登山。他看见悉达多如须弥山般岿然不动，盘腿坐在草地上。于是，这就有了佛教史上很有名的一段对话。《佛所行赞》有《瓶沙王诣太子品第十》，《佛本行集经》有《劝受世利品上、下》，《方广大庄严经》有《频婆娑罗王

劝受俗利品第十六》，《神通游戏》梵文本有Bimbisāropasaṃkramaṇaparivartaḥ Ṣoḍaśaḥ（《频毗沙罗来访品第十六》）。

频毗沙罗王在那一瞬间就被感动了。他俯首礼悉达多之足，说："我给你一半王国，和我一起享受欲乐吧！"接下来一段梵文佛经，没有严格的汉译对应。据黄宝生先生译，悉达多回答："我已抛弃可爱的王国，出家求平静，毫不留恋。"国王说："你还年轻，正值青春，肢体优美，充满活力，接受这些财富和妇女，在我的国中享受欲乐！"悉达多说："欲乐如同毒药，弊端无限，或堕入地狱，或成恶鬼牲畜，智者们都回避邪恶的欲乐，我抛弃它们，犹如唾弃痰液。""欲乐如同树上果子坠落，或者如同空中乌云飘走，或者像一阵风倏忽吹过，一切好事破灭，蒙受欺骗。""不获得欲乐，欲火中烧，而获得欲乐，仍不会满足，可怕的欲乐吞噬失控者，造成巨大深重的痛苦。""高尚者平静，自制，没有烦恼，意念中充满正法，聪明睿智，达到真正的满足，不会在欲乐中寻求任何满足。""追求欲乐的人，在过去千万



敦煌壁画 278 窟，逾城出家，隋朝

生中都不满足，正如渴者喝下盐水更渴，追求欲乐者欲望更加强烈。”“这个身体无常脆弱，痛苦的机械。”频毗沙罗王大受教益，详细地询问了悉达多的家世，最后说：“贤士！我有幸见到你，也要请你宽恕我的愿望，居然劝说你这位无欲者。如果你此后获得菩提，它也属于我，法王啊！你住在这里，我的城市，获得大收获，自在者啊！”国王再次行礼，告别而去。

这时候，罗摩之子卢陀罗迦（Rudraka）也来到了王舍大城，带领七百弟子修行非想非非想处法，受到万众敬仰。据《神通游戏·苦行品第十七》（《方广大庄严经》略同，其余各经略同）记载，悉达多又前去请教。《方广大庄严经》记载：“尔时，菩萨受彼教已，于一静处专精修学，由昔惯习定慧因缘，即得世间百千三昧。随彼诸定，所有差别、种种行相皆现在前。”此后，与悉达多就教于阿罗逻类似的一幕重现了。卢陀罗迦的法尽于此，别无其他更高的法。悉达多想：“我有信、进、念、定、慧，速能证得彼仙之法。其所得者非为正路，非厌离法，非沙门法，非菩提法，非涅槃法。”

拒绝了卢陀罗迦与他共掌修行团体、共教弟子的邀请，悉达多决定离开。

大家还记得当年因担心找不到悉达多而不敢回迦毗罗卫的五个人吗？他们正在卢陀罗迦处修行，这下总算遇见悉达多了。看见悉达多轻松证得了自己费尽力气也求不到的法，并且还嫌此法“未究竟”，要“更求胜者”，非常佩服：“由斯义故，必当证获无上菩提。彼得道时，我等五人亦应有分。”（《方广大庄严经》）于是，也离开了卢陀罗迦，改为追随悉达多了。

悉达多就带着这五位弟子，一起住在王舍城，在周边游历。

那时，在王舍城和伽耶之间，有一个修行团体正在庆祝节日，他们招待悉达多一行六人食宿。悉达多正好想远离喧嚣，就在伽耶顶（Gayāśīrṣa）山上安住了。就在那里，悉达多眼前呈现出三个前所未有的比喻。哪三个呢？据《方广大庄严经》记载：一、“世间若沙门，若婆罗门，放逸身心，住于贪欲，随于热恼，虽行苦行，去道甚远。譬如有人为求火故，使取湿木，置之水中，钻燧责火，是人有能求得

火不？若人住贪欲等，虽行苦行，不能证得出世胜智，亦复如是。”二、“世间若沙门，若婆罗门，制御于身，不行贪欲，于境界中心犹爱著，虽修苦行，去道尚远。譬如有人为求火故，犹取湿木置之陆地，钻燧责火，是人有能求得火不？若复有人起贪爱等，心未寂静，虽行苦行，不能证得出世胜智，亦复如是。”三、“世间若沙门，若婆罗门，摄卫身心，离于贪欲，除诸热恼，最上寂静，修行苦行，即能证得出世胜智。譬如有人为求火故，取彼燥木，置于干地而钻燧之，当知是人定求得火。如复有人不处贪欲，身心寂静，勤修苦行，即能证得出世胜智，亦复如是。”

这三个比喻非常重要。第一比喻，拿块湿木头放在水里钻木取火，当然不行；第二个比喻，拿块湿木头放在干的地上钻木取火，也没有火；第三个比喻，拿一块干燥的木头放在陆地上钻木取火，才可以取到火。悉达多认为：我一定要让我这块木头干透，让我这个人从外到内都能够清静，都能够寡欲。于是，悉达多选择了当时印度历史悠久、也是最流行的一种办法——

苦行。

苦行的理论是，人之所以有痛苦，人之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烦恼，完全因为有这个身体，有这副臭皮囊。比如，你有了身体，你才会感觉饿，饿了你就要吃东西；你有了眼睛，你就要欣赏美色，所以你才会去追逐美女；你有了身体，你才会感觉痛，人家打你一下，你就痛……有了这个身体，你就会有各种各样说不清的和这个世间的关联。

为了断绝这一切，就要用苦行把身体的欲望降到最低，用苦行消耗这个身体的能量，直到筋疲力尽。人都半死不活了，还会贪恋美色吗？

悉达多选择了这种方法，由此开始了六年最为艰难的苦行。

第十章　苦　行

佛经中都用很大的篇幅详细描述了悉达多此后的苦行。佛经用语古奥独特，通常不太好理解，特别是有些专门术语，更难把握。好在我们现在有了黄宝生先生用现代汉语翻译的梵文本《神通游戏》，既忠实于印度佛经原著，又便于当代的我们理解。

悉达多悟得了那三个譬喻后，住在伽耶，在伽耶顶山漫步，来到了优楼频螺部落将军村。那里可以看见尼连河，河水清澈，周边林木葱郁，地势平缓。悉达多很是喜爱，打算住在这里，接着走自己“追求出离”的道路。

回过头去看，悉达多依照当时印度的风俗，已经行过了很多苦行，都是世人难以承受的。《神通游戏·苦行品第十七》中就有相关记载，这是悉达多自己总结的：“我在五浊恶世降生瞻

部洲，众生志趣低下，外道盛行，怀抱各种邪见，执着肉体。”

于是，修行严酷的苦行：“使用咒语，舔手，不乞食，不受邀请，吃各种根茎，不吃鱼和肉，不避雨季，不饮蜜酒和米酒，只乞食一家、三家、五家或七家，吃根、果、叶、牛粪、牛尿、牛奶粥、凝乳、酥油、糖和生食，吃仙鹤和鸽子咀嚼吐出的食物，在乡村或林中生活，发誓像牛、鹿、狗、野猪、猴子或象那样生活，实施站立、沉默或英雄坐，只对一人至七人说话，一天一夜乃至四天、五天或六天吃一次，半月禁食、一月禁食或每天食量按月亮盈亏而递增递减。手持兀鹰或猫头鹰翅膀，坐在果实、蒙阇草、树皮、达薄草、跋尔跋遮草、骆驼皮、羊皮或其他毛皮上，身穿湿衣躺在水中，躺在灰烬、砂砾、石板、荆野草和石杵上，头朝下，或蹲坐而睡，露天而睡。身穿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乃至更多的衣服，或赤身裸体，不择地点，留长发、长指甲和长胡须，束顶髻，吃一颗枣、一粒芝麻或一粒米，涂抹灰烬、墨汁、残华、尘土或污泥，佩戴毛发、蒙阇草、头发、



斯里兰卡，波隆纳鲁瓦，伽尔寺，公元 1153~1186 年



指甲、布条、枯骨或骷髅，喝热水、浸米水、过滤水、浸麦水或锅中水，身穿用木炭或矿物染色的袈裟衣，剃去头发，手持三杖（三根木棍捆在一起）、水瓶、托钵和床柱（系有骷髅的木杖，是湿婆神的标志），……吞烟，吞火，凝视太阳，五热炙身（太阳，旁边再点四堆火），单腿站立而手臂高举，单足独立……用糠火、火炭、烧热的瓶罐或石头炙身，进入火和水，前往荒野或圣地自尽。”

悉达多还提到了各种崇拜：“敬拜梵天、因陀罗、楼陀那、毗湿奴、女神、鸠摩罗、母神、迦膻耶尼、月亮、太阳、毗沙门、伐楼那、婆薮、双马童、蛇、药叉、健达缚、阿修罗、金翅鸟、紧那罗、大蛇、罗刹、鬼魂、鬼怪、鸠盘陀、群主、毕舍遮、神仙、王仙和梵仙”；皈依“地、火、水、风和空”；皈依“山岳、河流、山泉、池塘、湖泊、大海、蓄水池、莲花池、水井、树木、灌木、蔓藤、草、木柱、牛圈、火葬场、十字路、丁字路、市场和路口”；敬拜“房屋、柱子、石头、石杵、刀、弓、斧、标枪和三叉戟”；靠“凝乳、酥油、芥末、麦子、护身符、杜尔婆草、摩尼珠、

金子和银子等”获得吉祥。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只不过列举了当时印度流行的苦行和崇拜，悉达多确实修行过、信仰过其中的一些，但并非全部。其中有些荒诞，有些后来佛陀、在佛教中依旧奉行。我们不能一概而论。此外，悉达多也是逐渐认识到，其中有些事、有些苦行根本就是“愚痴”，丝毫无助于解脱。

悉达多的确进行了反思：“在这世上，一些人认为‘我们依靠这些就能获得彼世天国和解脱’。他们走上邪路，将不是归依处视为归依处，将不吉祥视为吉祥，将不纯洁视为纯洁。”

他发了大愿：“我今为欲摧伏外道，现希有事，令诸天人生清净心；又欲令彼坏因缘者知业果报；又欲示现功德智慧有大威神，分析诸定差别之相；又欲示现有大勇猛精进之力。”（《方广大庄严经·苦行品第十七》）

然而，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想要摆脱是绝不容易的。很多时候，人们想冲破传统，采取的其实还是传统的手段和做法，只不过不自知罢了。在这当口，悉达多正是如此。他的办

法还是苦行，而且还是比“难行”更难行的苦行。《神通游戏》直截了当地讲：“他专心制伏和折磨自己的身体。”

“在冬季的八夜里，我这样制伏和折磨身体。汗水从腋下流出，也从额上流出。那些汗珠落地，化为露，化为气，化为雾。正如一个强者挟住一个弱者的脖子，折磨弱者。”“我实施阿娑颇那迦禅定，抑止口和鼻中的出入息，两个耳孔出现巨大声响。正如铁匠拉动风箱，出现巨大声响。”“我抑止口、鼻和耳。它们受到抑止后，内风便向上冲击头顶。正如有人用标枪打击头颅。”

佛经里讲，很多天神在天上围观，有的以为悉达多已经死去。

然而悉达多觉得这样还不够，他接着进行最严酷的节食：“我只知道吃一颗枣，不吃第二颗。”“我的身体消瘦乏力。”“我的肢体变得像阿斯多吉树节或迦罗树节。我的肋骨变得像蟹肋。正如车棚和象厩年久失修，两侧敞开，里面的栋梁毕露，我的体内两侧的肋骨显露。正如一串念珠上下凹凸不平，我的脊骨上下凹凸不平。正如新鲜的苦瓜摘下后萎缩干瘪，

我的头萎缩干瘪。正如夏末的井底星深陷，难以显露，我的眼睛深陷，难以显露。我的腋下、腹部和胸部等变得像羊蹄和骆驼蹄。”“我的手接触腹部，就能触及背脊。我起身清理自己，挺不起腰，跌倒在地。即使勉强站起，用手清理沾满灰尘的肢体，衰朽的毛发纷纷从身上脱落。我以前肤色优美的身体已经消失，备受折磨，心力交瘁。”“周围的村民这样想：‘哎呀，沙门乔达摩这么黑！哎呀，沙门乔达摩这么脏！哎呀，沙门乔达摩的皮肤像鲶鱼！’”

这种苦行依然不够。悉达多想我还没有觉悟，我还没有得道，是不是苦行不够啊？还要继续节食。怎么节？据《方广大庄严经》记载：“又食一米乃至一麻，身体羸弱过前十倍，色如聚黑，又如死灰。”消息传回迦毗罗卫，传回他的故乡，净饭王一听，难受。他本来就不赞成悉达多出家，实在也心疼儿子，所以派人天天来看昔日的太子，今天的苦行者。

“整整六年。在这六年中，菩萨心不怯弱，始终结跏趺坐，从不失却威仪。不从太阳下移到树荫下，也不从树荫下移到太阳下。不躲避

风吹、日晒和雨淋。不赶走虻虫、蚊子和爬虫。”“不屈不伸。不侧卧、俯卧和仰卧。无论乌云、暴雨和霹雳降临，无论秋天、夏季和冬天，菩萨甚至不用手遮挡身体。他不封闭感官。也不执取感官对象。”所以，“放牧童竖常来睹见，戏以草茎而刺我鼻，或刺我口，或刺我耳，我于尔时身心不动”（《方广大庄严经》）。

在这六年里，“身体变得瘦弱乏力。从两耳孔塞进的小草能从两鼻孔取出。”“从嘴中塞进的小草，能从两耳取出。从两鼻孔塞进的小草能从耳孔、鼻孔和嘴中取出。”

根据佛经的说法，就在这样的苦行中，还有各种魔鬼前来进行各种捣乱，但都无法得逞。

《方广大庄严经·往尼连河品第十八》记载，悉达多经过如此苦行，逐渐开始明白：“苦行时，逼迫身心受痛恼者，应知是等但自苦己，都无利益。”“我今行此最极之苦，而不能证出世胜智，即知苦行非菩提因，亦非知苦、断集、证灭、修道（注意，这就是极其重要的‘四圣谛’了），必有余法当得断生老病死。”

悉达多的大慈悲显现了：“衰落无力的人

不能走上这菩提之路。如果我身体衰弱无力，单凭神通和智慧力前往菩提场，那样便是对凡俗众生缺乏同情。这不是菩提之路。我要摄取美食，使身体产生精力，然后前往菩提道场。”（《方广大庄严经·往尼连河品第十八》记载：“我今将此羸瘦之身不堪受道。若我即以神力及智慧力令身平复，向菩提场，岂不能办如是之事？即非哀愍一切众生，非是诸佛证菩提法。事故，我今应受美食，令身有力，方能往诣菩提之场。”）

于是，在苦行了六年之后，悉达多终于站起身来，据《神通游戏》梵文本，进食了糖煮豆羹、豌豆羹、米粥（梵文 Mathyodana，意思不明确，Odana 的意思是“米饭”或“牛奶粥”）和麦粥。那五位追随者见到悉达多放弃苦行，开始进食，认为“沙门瞿昙如是苦行，尚不能得出世胜智，况复今者欲食美食，受乐而住。是无智人退失禅定”（《方广大庄严经》）。便舍弃了他，离开了。

悉达多行苦行时，这五位跋陀罗一直侍奉着，此外还有十位村中少女，曾供奉过一颗枣、一粒米和一粒芝麻。她们的名字都留在了佛经

里，按照佛经的说法，饭僧是有大功德的。现在，又是她们煮了上面提到的那些食物。悉达多吃后，体力、气色都恢复了。他又去附近村落乞食，村民都赞叹：“这是美沙门，大沙门。”

六年苦行，衣不蔽体。这时，十位少女之一，年龄最小的善生的女仆罗陀去世了。遗体裹上麻布，拉到坟场，就放在那儿。悉达多身上衣服破了，就走过去捡起麻布，洗净后用作衣物（这就是佛经讲的“粪扫衣”）。

这位善生姑娘一心一意供养悉达多。《方广大庄严经》记载：“取千头牸牛而构其乳，七度煎煮，唯取其上极精纯者，置新器内，用香粳米煮以为糜。”然后，“洒扫所居，极令清净，安置妙座，种种施设”，让请来悉达多。恭敬行礼后，供奉上牛奶粥。

善生供养时用金钵盛粥，而且一向连钵施舍。悉达多声明这样昂贵之物，对自己并没有用。善生表明，请悉达多随意处置。悉达多是怎么处置的呢？他来到尼连河畔，洗净了六年苦行的身体，顺手将金钵丢入河中。

随后，前往菩提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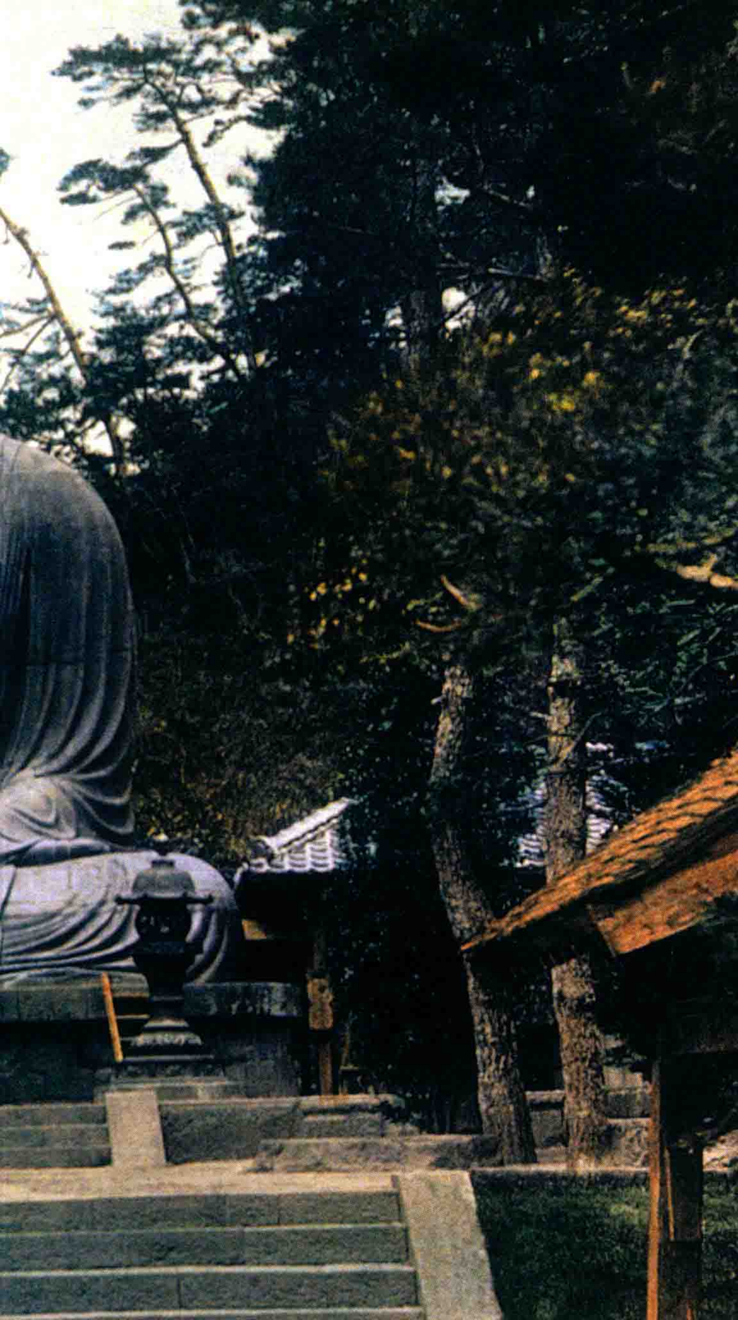
第十一章 觉悟成佛

悉达多在尼连河里沐浴后，又进了食物，完全从极端的苦行中恢复过来了。他平静而庄严地往菩提树走去，到了以后，坐在树下的草地上。

佛经在此前后，完全好似神魔小说，长篇累牍地描述魔王对悉达多的种种干扰。这是印度的叙事习惯，我们不必拘泥。特别是梵文本《神通游戏·降伏摩罗品》（《方广大庄严经·降魔品第二十一》略同）写到邪恶的摩罗派自己的女儿们“共往彼菩提树下，诱此释子，坏其净行”，这些魔女来到菩提树旁，在悉达多面前展示“绮言妖姿三十二种，媚惑菩萨”，更是极尽能事。对佛经和印度传统不太熟悉的人，会瞠目结舌，大为惊讶。

这里说“邪恶的摩罗”，摩罗梵文叫Māra，就是“恶魔”的意思。我们今天用的魔鬼这个


日本，镰仓大佛，公元 1252 年



词里的“魔”就是 Māra 翻过来的，只不过把后面那个“罗”字省略了，留下一个“摩”。而这个“摩”在早期写成什么字呢？磨盘的“磨”，用它这个音。到了梁武帝时，梁武帝信佛，就造了一个字，就是把“磨”下面的石头改成了一个鬼，所以才有了今天魔鬼的“魔”字。这个字在汉字的大家族里还是很新的一个字。

悉达多击退了摩罗的种种挑衅与进攻。比如，面对魔女的媚惑，“菩萨睁着眼睛，面露笑容。他的感官不骚动，肢体不激动，保持正直，不沾染，无恶意，不愚痴，如同高山不动摇，不怯弱，不受破坏，不受打击，智慧坚定，依靠自己，凭借知识法门，彻底摒弃烦恼。”

他对那些竭尽诱惑的魔女说道：“爱欲积聚痛苦，是痛苦的根源，毁坏愚者的禅定、神通和苦行，人们都说女色不能让人满足，而我会用智慧让愚者们满足。”“人们追逐爱欲，渴望随之增长，就像有的人口渴，却饮用咸水。”“你的美色如同水沫和水泡，如同你自己妄想的幻影戏，如游戏，如梦幻，变化无常，经常蒙蔽缺乏智慧的愚者。”“我不与贪欲共住，不与罪恶共住，

不与无常和不净共住，不与忧乐共住，而与我共住。我的心已解脱，如同空中之风。”

摩罗非常沮丧，怒责自己的女儿们：“为什么你们不能让菩萨从菩提道场起身？莫非他是呆子或傻子，看不到你们的美色？”最后连魔女们也赞叹：“他说话微妙甜蜜，而不动情；看人时目光深邃，而无恶意。同时也具有威仪，不是傻子。他估量一切身体，思想深刻。”“思想摆脱爱欲，不沾染贪欲，在天上或地上，凡人或天神，都不了解他的思想和行为。”她们建议自己的魔王父亲：“不要心怀恶意对付他。”

《神通游戏·成正觉品》梵文本（《方广大庄严经·成正觉品第二十二》与其他佛经略同）说：

悉达多“远离种种爱欲，远离种种邪恶的不善法，思考和观察，因远离而产生欢喜和快乐，进入初禅，住于其中。思考和观察止息，内心平静，心定于一，无思考，无观察，因入定而产生欢喜和快乐，进入第二禅，住于其中。不贪恋欢喜，住于舍，有念而感知快乐，亲身体验圣者所谓有舍和有念，住于快乐，脱离欢喜，

进入第三禅，住于其中。摒弃快乐，抛弃痛苦，灭除从前的喜悦和忧愁，无快乐，无痛苦，因舍和念而清净，进入第四禅，住于其中”。

就这样，悉达多心已入定，到了初夜时分，亲证天眼通的智、见、识，看见众生的生死、美丑、祸福和优劣，知道众生依随业行。他回忆起自己和一切众生的种种宿命和状况。

到了破晓时分，晨鼓敲响，悉达多思索：“这个世界陷入困境，生、老、死、坠落和再生。”他把这个世界的基本规律按照自己的思考说出来了，就是人都要出生，生了就会变老，老了就要死亡，死亡了就要堕落，堕落到地狱里，或者堕落到别地方。然后你还要来一次，要再生，不停地生、老、死、堕落。不过这时候，按照佛经的说法，悉达多还不知道如何处理，如何摆脱。

思索就这样进行下去。

“有什么便有老和死？老和死缘于什么？”“有生便有老和死，老和死缘于生。”

“有什么便有生？生缘于什么？”“有有便有生，生缘于有。”

“有什么便有有？有缘于什么？”“有取

便有有，有缘于取。”

“有什么便有取？取缘于什么？”“有爱便有取，取缘于受。”

“有什么便有爱？爱缘于什么？”“有受便有爱，爱缘于受。”

“有什么便有受？受缘于什么？”“有触便有受，受缘于触。”

“有什么便有触？触缘于什么？”“有六处便有触，触缘于六处。”

“有什么便有六处？六处缘于什么？”“有名色便有六处，六处缘于名色。”

“有什么便有名色？名色缘于什么？”“有识便有名色，名色缘于识。”

“有什么便有识？识缘于什么？”“有行便有识，识缘于行。”

“有什么便有行？行缘于什么？”“有无明便有行，行缘于无明。”

前面我们用的是黄宝生先生的现代汉语译文，现在来看看古代佛经，可能就比较好理解了。

《方广大庄严经·成正觉品第二十二》记载：“复更思惟：‘因何无故老死无？因何灭故老

死灭？’即时能知无明灭故即行灭，行灭故即识灭，识灭故即名色灭，名色灭故即六处灭，六处灭故即触灭，触灭故即受灭，受灭故即爱灭，爱灭故即取灭，取灭故即有灭，有灭故即生灭，生灭故即老死灭，老死灭故即忧悲苦恼灭。”

简单地讲，如果没有爱欲，那你想获取的念头就没有了。如果没有想获取的念头，那么你占有的念头就没有了。如果没有这样的念头，生就不会再有了。如果没有生，就没有老；没有老，就没有死。如果人能够跳出生老病死，换句话说，这个世界能够摆脱这个困境，那么怎么还会有忧、悲、苦恼呢？大概地说，这就是十二缘起，或者叫十二因缘。

这是人类历史上、宗教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之一，“菩萨于后夜分明星出时，佛世尊、调御大夫、圣智所应知，所应得，所应悟，所应见，所应证，彼一切一念相应慧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Anuttara Samyaksaṃbodhi）。

悉达多悟得缘起性空的那一刻，成就了无上正等觉。他在这一刻得到了一种至高的智慧，这个智慧叫什么？用梵文讲叫 Anuttara

Samyaksaṃbodhi。我们汉语佛经把它翻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用现代汉语翻，就是无上正等觉，再也没有比它高的了，它是绝对正确的知识。

成就了 Anuttara Aamyaksaṃbodhi，也就意味着悉达多在这一刻觉悟了，成佛了。从此，我们称他为佛陀、觉悟者，觉悟了的人，彻彻底底明白了的人。那一刻，悉达多三十五岁。

成佛后，如来依然保持着结跏趺坐，整整七天，他不眨眼，望着菩提树，沉浸在禅悦里，感受无法言说的快乐。

佛经里说，如来成佛后的第一个七天，一直坐着："在这里，我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在这里，我灭寂无始无终的生、老和死的痛苦。"第二个七天，佛陀出去走了一圈。第三个七天，佛陀又回来，眼都不眨地看着菩提道场，也就是自己成佛的地方。第四个七天，佛陀又出去漫游了。

为什么会这样？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佛陀在反复确认，自己是否已经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自己的学说是否正确。最后，佛陀确信无疑。

第五个七天，天气非常恶劣，佛陀似乎又在外面行走。第六个七天，佛陀来到尼连河畔，见到了很多游方僧、出家人、年老声闻和不少外道。第七个七天，佛陀来到多演林（Tārāyaṇa），又在一棵树下结跏趺坐，观察众生如何为生老病死所逼迫。

这时候，两位北印度的富商——帝履富娑（Trapuṣa）和婆履（Bhallika）两兄弟偶遇正在多演林中的佛陀，被佛陀威仪所摄，心生恭敬。佛陀向他们展示了袈裟。兄弟俩以甜奶粥和去皮甘蔗供养如来，俯首触如来足，右绕三匝，站立一旁，请佛陀接受。

现在有很多汉族的朋友喜欢到藏地旅行，一定注意，见到塔、见到寺庙要顺时针绕行，千万不要逆时针。当然有些教派可以，但是现在藏传佛教绝大多数教派都是顺时针绕，这个传统就是直接接续佛教传统。

佛陀“祝愿商人，而说偈曰：汝等所向皆吉祥，一切财宝悉充满。吉祥遍汝左右手，总汝身形是吉祥。所求财宝自然至，以吉祥鬘为首饰”。“如来最初为二商主及诸商人而授记



释迦牟尼像，明代

剃，时诸商人闻受记已，得未曾有，皆悉合掌，作如是言：‘我从今者皈依如来。’”（《方广大庄严经》）

《神通游戏·帝履富娑和婆履品》，大致相应于《方广大庄严经·商人蒙记品第二十四》，这一品很重要。它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最早皈依佛陀的似乎是商人。佛陀和佛教都与商人关系密切。佛陀和佛教后来受到很多商人的支持和供养，佛教也基本上沿着商路传播。究其实，世界上的其他宗教也概莫能外。季羡林先生有一篇很长的论文，几乎就是一本书的篇幅，题目就叫《商人与佛教》，一点不枯燥，大家不妨找来一读。

但是，佛陀并没有为这两位商人说法，帝履富娑和婆履更没有出家。所以，这不能算是佛陀初转法轮。

佛教讲“三宝”，即必须佛、法、僧具足，佛教才可以说正式形成。现在，前两宝已经有了，所缺者就是“僧”了。这里的“僧”并非简单地指僧人，而是“僧伽”的略称，即僧团。

这就必须由佛陀说法，发展第一批僧众了。

第十二章　转法轮与立僧团

悉达多已经觉悟成佛，接下来当然要传法立教。两位商人帝履富婆和婆履有幸成为最早得到佛陀祝福的人，但是，佛陀并没有向他们说法传法。

佛陀首先想到了一个人，想去对他说法，让他皈依。如果这个成为事实，那么这个人拥有巨大的福报，因为他会成为佛陀的开门弟子，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佛教僧人。他是谁呢？《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三《梵天劝请品下》记录了这件事情。“其优陀罗迦（Rudraka，即卢陀罗迦），罗摩子，心应巧智，辩了聪明，长夜成就。其心虽复少有尘垢，诸使结薄，根熟智利。我今应当于优陀罗迦罗摩子，对于其前，先为说法。我所说法，彼能速疾证知我法。”可见，佛陀对此人评价高而期望大。但是，优陀罗迦

却没有这个福分，他在七天前已经往生了。

《佛所行赞·阿惟三菩提品第十四》记载："（两位商人供）食已顾思惟，谁应先闻法？唯有阿罗蓝，鬱头罗摩子，彼堪受正法，而今命已终。"都没有将此人列入转法轮之下，所以经常被忽视，基本不见提及。

梵文本《神通游戏》和《方广大庄严经》比较合理，都将优陀罗迦列在第二十六《转法轮品》。只不过说他去世三天，而非七天。

佛陀这时想起了那五位释迦子弟，即跋陀罗（梵文"贤者"之意），认为他们"纯洁，素质优良，可教导，清净，贪嗔痴淡薄，能迅速领悟。他们听了正法后，不会忘却。我在修行难行的苦行时，他们侍奉我。他们会理解我宣示的正法，不会令我苦恼"。

当时，那五个人正在波罗奈城（Varāṇasī）仙人堕处鹿野苑。这个地方请大家记住，它在佛教史上非常重要，是一片空地，或者说一片丛林，那里有鹿经常出没，所以叫鹿野苑。波罗奈城就是印度非常著名的城市，今天叫瓦拉那斯，梵文叫 Varāṇasī。佛陀前去的途中，

还遇见了一位外道。佛经先说他名字叫阿字婆，这个字就是Ājīvaka，邪命外道的意思，显然有误；后来才由佛陀嘴里说出其名优婆迦（Upaga 或 Upaka），这才是对的。据《方广大庄严经》记载：

优婆迦看见佛陀“诸根恬静，端正可爱”，反问道：“仁者！修何梵行？师为是谁？从谁出家？进止威仪安稳乃尔！”

佛陀答曰：“我本无有师，世无与我等。于法自能觉，证清净无漏。”

优婆迦问：“瞿昙！汝自谓是阿罗汉耶？”

佛陀曰：“我为世间，无上导师，当度一切，真阿罗汉。”

优婆迦又问：“瞿昙！汝自谓为佛耶？”

佛陀曰：“我于世间最为殊胜，灭除一切烦恼恶法，我为正觉。”

我们到寺庙里去，经常可以看到五百罗汉堂，或看到十八罗汉，对吧？罗汉就是阿罗汉，省掉了一个“阿”，就好比我们说阿弥陀佛，经常会把这个“阿”省略掉。罗汉是什么意思呢？小乘佛教的最高果位。修小乘佛教不能即地成佛，大

乘佛教才能成佛、成菩萨，小乘佛教最高就修到阿罗汉。阿罗汉，梵文叫 Arhat。Arhat 什么意思呢？就是不退转。就是到了这个果位永远不会堕落，不会再退转，不会后退。所以优婆迦说你以为你自己是阿罗汉了？佛陀回答："我为世间，无上导师，当度一切，真阿罗汉。"佛陀充满自信，说我是这个世界的无上导师，没有比我高的导师了，我会度尽一切，我就是真阿罗汉。

当然，邪命外道优婆迦也没有这个福报，他没有请法。如果他好好向佛陀请教，佛陀为他说法，那么他就成了佛陀的第一位弟子，可他也没有。佛陀一路前行，经过很多村庄，都受到供养。后来他到了恒河边，这时恒河正在涨潮。佛陀请求船夫摆渡。《方广大庄严经》记载："世尊欲渡，问彼船人，答言：'与我价直，当相济耳。'尔时，世尊报船人言：'我无价直。'船人言：'若无价直，终不相济。'如来尔时飞腾虚空，达于彼岸。船人见佛现是神通，乃自责言：'我无所识，云何不渡如是圣人？'心生忧恼，闷绝躃地，良久乃苏。诣频婆娑罗王，具陈所见。王闻是事，即敕船人：

‘自今已往，沙门求济，勿受价直！’” 所以大家要知道，过去僧人摆渡是不付钱的。僧人如果要过河，没有人会问僧人要钱，这个来源就在这里，都是继承了佛教史上的传统。显然，这个船夫也错过了成为佛弟子的机会，佛陀飞过去了，没有理他。

佛陀终于来到波罗奈大城，乞食，食毕，来到鹿野苑。

据《神通游戏·转法轮品》黄宝生先生现代汉语译本，那五位跋陀罗远远看见佛陀，便凑到一起商量起来：“这个沙门乔达摩来了。他放逸，贪食，放弃努力。他过去休息难行的苦行，尚且不能依据出世间法，亲证任何真正高尚的殊胜智慧和见解，何况现在享受美食，安乐而住？确实，此人不成器，放逸，贪食。谁也不要上前迎接他，也不要起身。不要为他接过衣钵，不要给他食物、饮料、用品和脚凳，让他坐剩下的座位！”五个人中“唯阿若憍陈如不同众心”（《方广大庄严经》）。

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世尊渐近五人所居之处。是时，五人皆自不安，如鸟在笼为火

所逼……皆违本要，不觉忽然俱起迎佛。或有敷置坐具，或有给水洗足，或有撰履（对应梵文为Pādapratiṣṭhāpana，意思是‘脚凳’），或有持衣，皆言：‘善来，长老瞿昙！请坐胜座！’”

寒暄后，五人问佛陀是否已经证得出世间殊胜正法。佛陀说：“我已经亲证甘露和通向甘露的道路。”“我是佛陀，通晓一切，洞悉一切，清凉无烦恼。我已掌握一切法。”“我将教导正法，你们迅速来听取正法，修习正法。你们专心听法吧！我演说法，我讲解法。听我正确演说，正确讲解，你们会发现，思想和智慧能摆脱烦恼，亲证正法，受具足戒。”这五人即刻受戒。“须发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门。须发长短如剃经七日，威仪整肃如百腊比丘。”（《方广大庄严经》）什么意思呢？他们不是刚刚成为和尚吗？但看上去就好像出家一百年的老和尚一样。因为他们的福报大，他们是佛陀的第一批弟子。佛陀从这里开始，初转法轮，就是第一次说法。

至此，佛、法、僧三宝具足，佛教正式创立！

这五位现在已经是比丘了，他们诚心忏悔，伺候佛陀在莲花池里沐浴。



泰国，大城府，1350 年

佛陀在初夜时分保持沉默；中夜时分开始和五位比丘进行愉快的交谈；到后夜时分，佛陀开始佛教史上首次正式说法，这就是“初转法轮”。根据《神通游戏·转法轮品》黄宝生先生译本，概述如下：

佛陀开示说：众比丘啊！出家人常走两种极端。一种耽迷欲乐，低劣、粗鄙、庸俗，非圣人所为，有害无益，不导向厌离、离欲、灭寂、神通、正觉、涅槃。另一种则是非中道，折磨自己的身体，痛苦，有害无益，现世受苦，未来受苦报。我不走这两种极端，而依据中道，也就是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和正定，这就是“八正道”。

众比丘啊！还有“四圣谛”，就是苦、集、灭、道。什么是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取蕴是为“八苦”。什么是集？贪爱，再生，伴随喜爱和贪欲，这就是集。什么是灭？灭尽贪爱、再生，摒弃贪欲，灭寂，这就灭。什么是道？就是灭苦之道，就是上面说的由正见到正定的八正道。

众比丘啊！对于这些前所未闻的法，要亲

证，要修习。在我没有觉悟这些之前，我确认自己没有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此后，我确认自己证得了无上正等菩提，我已了断生，安住梵行，应作已作，不会再生了。

我正是依据缘起而觉醒，唯有理解因缘，才成为佛陀。

大家要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相互依赖而存在的，单独任何一样都不会存在。一个牵一个，离开了这个就没那个，所以它是一种缘起。

佛陀接着讲，你们要舍弃，持戒，修苦行，守誓愿；保护父母、沙门、婆罗门、老师、尊者和守法者，不抛弃前来寻求庇护者；戒绝杀生，教导他人不杀生；布施、爱语、利行、同事；恭恭敬敬，听法受持，善于说明、确定和阐述语句词义；向老人、病人和死者提供庇护；不走进别人的妻子；控制手，控制脚，不伤害众生；知道食量多少，节制饮食，控制口腹；赐予病人药草，不蔑视穷人，不伤害无助者；修塔建塔。

你们要亲近智者，求教何为善和不善、可指责和不可指责、可侍奉和不可侍奉；清扫佛塔；

反省自己的过失，不挑剔他人的过失、缺点和错误，放弃造成与他人不和的争论，守护自己的言行。

你们要通晓经典，调伏争论，遵守自己的职责和戒律；教导国王和大臣奉行善法，教导一切善行；舍弃一切，满足乞求者；言语可爱，不傲慢，不两舌，不拒绝，慷慨布施；摒弃挑拨离间，鼓励和合团结。

你们要摒弃虚妄、尖刻、粗鲁、欺骗、令他人苦涩、难堪、不悦和痛心的话，心怀慈悲，说话合适，令他人高兴，温柔，甜蜜，微妙，贴心；待一切众生如父母，不怀憎恨；摒弃卑劣思想，怀有宏大志愿；摒弃愁眉苦脸，面含微笑；亲近一切善友，增进一切善业，不退转；刻写、宣讲、诵读和教导佛经，善于讲解。

这五位僧人是憍陈如（Kauṇḍīnya）、摩诃那摩、跋波、阿舍婆闍、跋陀罗。他们是最早的佛弟子，和佛陀一起组成了最早的僧团。

佛陀还要接着传法，《方广大庄严经》就有《转法轮品第二》，可惜对应的梵文本没有了。好在我们还有其他的汉译佛经，依然可以了解。

第十三章　僧团壮大

佛陀接着传法，僧团逐渐发展壮大。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悉达多三十五岁觉悟成佛，八十岁涅槃，又在这个世界驻留了四十五年。在这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佛陀无时无刻不在说法、开示众生。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僧团。

至于谁先谁后，又是何种因缘，佛经记载未必完全一致。我们基本上只能了解一个大概。

第六个加入僧团的是耶舍（《佛本行集经》有上、下《耶输陀因缘品》），梵文叫Yasa。他是富家公子，偶然撞见心爱的舞女和乐师调情，痛苦不堪，遇佛开导，遂即出家。他的父母亲也受了戒，在家修行，成为最早的优婆塞（男居士）和优婆夷（女居士）。佛经里关于耶舍父亲的名字，有作俱梨迦，有作善觉长者。这

里提请大家注意，佛教讲四众弟子，那四众呢？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请大家注意什么呢？佛教先有的是比丘，有六个比丘了。第二有的是男居士，耶舍的爸爸。第三有的是什么？女居士。这就是说，比丘尼的出现比女居士要晚，这是佛教史上一个很重要的现象，请大家记住。

不久，耶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五十位朋友也出家为僧了，并遵佛嘱，四出传法。

富楼那原本带着二十九个人在雪山中苦行求道，后来听说鹿野苑有一位佛陀在那里说法，就赶到鹿野苑，“顶礼佛足，以两手执世尊之足，摩挲顶戴。举头，以口呜如来足”，受具足戒出家。对这批僧人，佛经里评价甚高，比如，《佛本行集经·富楼那出家品第四十》记载：“未久之间，各各用心……，勇猛精进……用心谨慎，不曾放逸……悉成罗汉，以心善得一切解脱，皆承大德，一切悉能作大事，利益众生。”对富楼那，佛陀更是夸奖：“此是满足真比丘，说法人中最第一。”

佛陀又来到尼连河边，拜访拜火教教主优

楼频螺迦叶。这是一个很有威望的人物，国王大臣都向其致敬，门下弟子有五百人。佛陀也很尊重他，提出在此修行一段时间。佛陀指出迦叶身上有妒忌之气，并未真正觉悟。迦叶尽管年龄还大过佛陀，但也深表折服。经过与众弟子商量，恭请佛陀说法，放弃了拜火教信仰，全体皈依为佛弟子。迦叶的两个弟弟，那提迦叶和伽耶迦叶也一同接受了佛教。而这两兄弟合起来也有五百名弟子，所以，这次一共有一千零三人皈依。僧团空前壮大了。

这个迦叶，我要特别提请大家注意，今天的简化汉字写成叶子的叶，所以有的人读迦叶（yè），按照佛教规矩应该读迦叶（shè），是梵文 kaśyapa 的音译。

迦叶兄弟及其所属团体的皈依，使佛陀声望顿时高涨。消息也传到了摩揭陀国的频毗沙罗王那里。大约六七年前，当时的悉达多离家出走，曾经见过频毗沙罗王。国王相约，如若成就正等觉，还要请佛陀到自己的国家来。这次算是践约了。国王看见年长的迦叶也成为了佛陀弟子，大为惊讶，询问了迦叶改宗的因缘，



敦煌壁画 332 窟，灵鹫山说法图，初唐

又请佛陀开示，法喜充满。频毗沙罗王想起王舍城内有一片殊胜的竹林，竹林的名字叫迦兰陀，非常漂亮，他打算在其中建造一座精舍，供养佛陀。佛陀欣然接受，并且说了一段很有深意的话：“布施可去贪欲，忍辱可去嗔怒，造善可远离愚痴。这三样是进入涅槃的大门。”佛陀还说：“没有财宝可布施的人，看到别人布施，能衷心随喜，其果报和布施者相同。”这是佛教的第一座精舍，也可以说是第一所寺院。佛陀带着一千多名弟子过上了集体修行的生活。僧院生活，当以此为开端。

佛陀的名声更大了，在王舍城内，大家都知道佛陀。这一时期佛陀最大的收获，是又收了两位重要的弟子——舍利弗和目犍连。这两位都是非常有名、博学多闻的大婆罗门，各自都已经有了上百名的弟子。两人居才自傲，平素就不怎么看得上自己的师父删阇耶。他们也听说了佛陀的美名，内心却并不以为然。有一天，舍利弗在街上见到托钵乞食的佛弟子阿舍婆闍，心里一动，就向他打听佛陀的教义。舍利弗听后大为叹服，赶紧跑回去告诉目犍连。第二天，

两人带着弟子到竹林精舍拜见佛陀，深入交谈请教后，皈依为弟子。佛陀对舍利弗和目犍连的率直，也大为赞扬。师徒都得了大欢喜。

随着僧团的发展、佛陀声名的远播、佛法的传布，免不了会出现攻击的意见。佛陀都不以为意。久而久之，信服的人日见其多。

一天，佛陀走出竹林精舍，到灵鹫山，准备进入山洞修行。舍利弗的舅舅长爪梵志前来拜访。这也是位仙人级别的人物，他想看看，能够让自己优秀的外甥改宗的究竟是何方神圣。一见到佛陀，他开口就说："我可是否定一切的。"佛陀微微一笑："那你承认'我可是否定一切的'这句话吗？"长爪梵志哑口无言。佛陀接着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有人否定一切，有人则肯定一切，还有人肯定部分又否定部分。肯定一切者容易陷入贪欲和执着；否定一切者固然可以远离，但若过度了，就变成执着于否定，那也是束缚啊！那样会轻视生命，无视他人，蔑视他人，唯我独尊。"当然，这也是在阐发中道的精义。结果，长爪梵志也成了佛弟子。

大迦叶的皈依就因缘简明了。他住在王舍

城附近，也是很有学问的人，非常关注佛陀的一切，心中早就认定了佛陀。他离开家，走到多子塔，看见一位沙门正静坐在大树下。大迦叶一见便知，这就是佛陀。他走上前去，致敬叩拜：“世尊，我的大师，我是您的弟子。”佛陀回答：“你确实是我弟子，我就是你的师父。随我来吧。”“我知道你今天会来，因为你的心一直在追寻我。”

在这一时期，有一位神医也为僧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就是耆婆。耆婆曾经奉国王之命为佛陀看病，发现僧团的衣食都不清洁，容易发生疾病；在集体生活中，更有传染的隐患。本来，僧人穿的都是从坟场和墓地捡来的死者的粪扫衣，也无从知道死者是何病致死，这当然很危险。可是，耆婆并不敢直接劝说。一次，他治好了国王的病，赏赐是一件华贵的衣服。耆婆借着向佛陀供养这件衣服的由头，说出了自己的担心。佛陀本来就反对无谓的苦行，从善如流，不仅接受了新衣服，还告诉僧团：可以穿破旧衣服，可以穿粪扫衣，但必须经过阳光曝晒消毒；此外，也可以穿整洁的衣服。王

舍城的民众得知这个消息，供养了僧团大量的衣物。

自此，施主也越来越多了。其中最为有名的是须达多长者。须就是 su，达多就是 datta，su 的意思是好，datta 的意思是给予、施舍，所以他的汉语名字叫善施，特别好施舍。《佛本行集经·布施竹园品上、下》讲的就是他的善举。须达多听说了佛陀的殊胜事迹，急于想拜见。某夜，他来到竹林精舍，在林子外边遇见了正在散步的佛陀。佛陀表示欢迎，带他走进竹林。须达多看见上千名弟子都已睡下，有很多就直接睡在树荫下。佛陀说："他们心中没有执着，没有烦恼，所以随时可以安睡。"须达多心生喜悦，表示想皈依三宝，遵守五戒。佛陀表示赞许，问他的姓名。须达多说："我略有些家产，经常施舍贫苦的人，因此，大家叫我给孤独。"佛陀有问须达多家乡在哪里，须达多说在北方的舍卫国。佛陀说："我正想去北方，但苦于弟子众多，无处安居。"须达多赶紧表示，愿意建造一座精舍，供养僧团。佛陀欣然答应。

须达多满心欢喜地回去了，跑遍舍卫城，最满意的地方却是祇多太子的园林。须达多提出购买，太子一口回绝。须达多不愿放弃，一再坚持，太子开出一个天价，心想要么大赚一笔，要么吓退须达多。什么天价呢？就是要用金币把这块院子给铺满了，才卖。岂料，须达多一口答应。佛经里说，他用金币铺满地面，买下了园林。祇多太子后来知道这是为佛陀造的精舍，自己也出资供奉了一座大门。

建造期间，看见须达多出那么多钱，迎奉佛陀，许多外道生了妒忌嗔恨之心，百般阻挠，都无效果。最后提出，按照印度规矩，要和佛弟子辩论。这是很难拒绝的。舍利弗代表僧团出战，大败外道。对手心悦诚服，也皈依了佛教。这下，悉达多更是高兴，在舍利弗的配合下，很快建起了十六座正殿、六十座小殿的祇园精舍。佛陀得知后，率领僧团，一路说法传教，向北进发，到达了舍卫城。

我们前面讲的这些佛弟子，都是富家子弟，都是贵族公子，都是大婆罗门。是不是佛陀只接纳这些人呢？佛陀是不是太看重人的出身

呢？太看重人的种姓呢？不是这样，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佛陀只接纳那些名门望族和富商。佛陀和孔子一样，实际上是“有教无类”的。僧团中有很多当时看来出身低贱的人，他们一般是不被其他的修行团体所接纳的。我们在这里就举两个例子。

《贤愚经》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佛陀带着阿难行走在舍卫城中，尼提迎面走来。尼提一贫如洗，以掏粪挑粪为生。他非常尊敬佛陀，见到佛陀自然欢喜。但是尼提正挑着臭气熏天的粪桶，怕沾污了佛陀，所以赶紧躲开，避到了岔路上。佛陀看见了，带着阿难绕到岔路上，故意和尼提又迎面相见。尼提惶恐无比，心想：“我这等人靠近佛陀，罪孽就更加深重了，这是前世的恶报啊”，于是极力闪避。慌张中，粪坛撞破了，粪尿满身。尼提赶紧跪下请罪。佛陀走上前去，亲切地叫着他的名字：“尼提，你愿意出家吗？”尼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这样卑贱肮脏的下等人，也可以出家吗？佛陀是太子之身，僧人也都是出身高贵的啊！”佛陀说：“哪里有这个道理！我的

法好比净水，可以洗净一切污秽。在我的法中，是没有高低贵贱的。”佛陀口颂偈语：“欲得我法益，惟应早出家。甘露缘智慧，岂能由种姓。不论贵与贱，身皆四大空。种姓暂区别，无智者不救。”佛陀和阿难带着浑身是粪尿的尼提来到河边，洗干净后，一同回到了精舍。

你看，佛陀根本没有分别心。

我们也不要以为佛教只接纳那些辩才无碍、博学多闻的婆罗门和智者，没那个事。

《出曜经》里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提到了一个叫槃特的人。槃特非常愚笨，短短一首偈语，怎么都记不住，经常被师兄弟耻笑。一天，他在精舍门口痛哭。佛陀见了，问他为什么。槃特说：“我太笨了，师兄弟们要赶我走。”佛陀说：“别伤心，来我这里吧。知道自己愚笨的人才聪明，蠢人才自以为聪明呢。”佛陀让阿难教槃特，阿难尽心尽力地教，但是也毫无办法，就是教不会。于是佛陀亲自教，就叫他念两个词：“拂尘、除垢。”可是槃特还是记不住。佛陀没有放弃，问槃特：“你能把比丘们的鞋子擦干净吗？”“那行！”“好的，

那就试试看。”这样，槃特天天为大家擦鞋。慢慢的，大家也开始同情他，都一遍遍地教他。最后，槃特居然明白尘垢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的，可以用布擦；一种是内在的，必须用智慧擦！槃特欣喜若狂，去向佛陀行礼：“我终于明白了，我拂去了心中之尘，灭去了心中之垢！”这有点像六祖慧能，类似顿悟了。佛陀听了也很欢喜。槃特开悟后很受尊重，但依然给大家擦鞋。

第十四章　回“家”

佛陀来到舍卫城的消息瞒不过波斯匿（Prasenajit）国王。波斯匿王就是祇多太子的父王，中印度憍萨罗国国王，还领有迦尸国。憍萨罗国和摩揭陀国都是佛陀时代的印度大国，憍萨罗国还是佛陀故乡释迦国的宗主国。

此前，波斯匿王实在难以称得上是一个好国王，一向暴恶无信，为所欲为，无人敢于进谏，自然也没有人能够让他向善。他来见佛陀时就很傲慢：“你那么年轻，又不是婆罗门，你怎么能悟道呢？”

佛陀微笑着说：“大王，人们通常看不起小东西和年轻人，不过，有四样小东西可小瞧不得啊！一是王子，长大就是国王，或者很小就是国王；二是小龙，终将成为大龙，而其身后常常就有大龙；三是小火星，烧起来可以毁

灭一切；四是小僧侣，都可能成就正等觉。”“若是诋毁、谩骂、蔑视开悟者，那就罪孽深重了。”

波斯匿王一下被慑服了，开始恭敬请教为王之道。佛陀开示他：“像爱自己的儿子一样爱百姓，珍重哪怕是再小的生灵。自制，战胜自己的恶德。不信谗言，行正道。应该扶助苦难者，不能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其上。不应以为王位特殊，虽不必行苦行，却也不可纵情享受，应该以平静之心，去获得正觉。”

有的佛经讲，正是波斯匿王将佛陀来到舍卫城的消息派人传回了迦毗罗卫城。净饭王一直在生悉达多的气，也明白儿子该回来自会回来，是不会听别人劝的。其实更多是无奈。这时，他接到波斯匿王的信，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觉悟成为佛陀，终于忍耐不住想见儿子一面了。可是，他还是端着，先派优陀夷前去打探。并且告诫优陀夷：“你别也出家了啊！”优陀夷非常有信心，说：“我要是做了比丘，天地倒转！”优陀夷带着净饭王给佛陀的信刚出门，净饭王就对摩诃波闍波提说：“你等着瞧，等他过几天回来，他也成比丘了！”



泰国，大城府，公元 15 世纪

《佛本行集经·优陀夷因缘品》很长，有好几部分，说法却不同。佛陀对舍利弗说：“我今当行，游历国土，初欲往到本自生地。”游历到家乡城门外，优陀夷和当年的车夫车匿一起来看佛陀：“世尊，输头檀王（即净饭王的梵文音译）曾无信心，有不净心，乃至不欲见诸比丘。”佛陀听后，问众比丘：“谁能往诣输头檀王所，至已教化，令其信敬？”结果，好些比丘愿意去教化佛陀的父亲。最后还是优陀夷自己先出家，然后再返回去。

总之，说法很多。我们综合了不同佛经，得出大致的情景是：

优陀夷果然剃度了回去，净饭王大乐。知道佛陀将在七天后到达，内心当然激动。佛陀并没有像世俗那般衣锦还乡，而是带着众比丘托钵乞食，进入迦毗罗卫城。当年的悉达多，今天的佛陀，回来了，城里轰动了。净饭王将佛陀迎进宫中，宫中也是一阵骚动。佛陀当然不会激动，平静地与所有家人见面。净饭王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出现了。

先是佛陀的异母弟难陀和前面提到过的六

个堂兄弟，瞒住家人，叫来理发匠优婆离，剃去头发，除去所有的首饰，出家了。优婆离悲哭了一阵，倒不是因为七个王子出家，而是不知道自己这样低微的出身，是否也能出家？他在街上遇见了舍利弗，赶紧询问。舍利弗告诉他："佛法是不问身份高低、智慧有无的，只要听从佛法、恪守戒律，都可以加入僧团。"于是，优婆离也出家了。出家了的王子们看见出家了的优婆离，一愣，不知道应该怎么应对。佛陀在一旁看见了，就说："出家之法就是要降伏傲慢之心，你们应该向优婆离施礼！" 这六个堂兄弟听从佛陀的教诲，恭恭敬敬地对优婆离行礼，欢迎他出家，加入僧团。

此外，悉达多的儿子罗睺罗，也在不知不觉之间加入了佛陀的队伍。摩诃波闍波提和耶输陀罗只恨自己是女人之身，不能出家。在当时，僧团并不接纳女性。

不久，净饭王病重，佛陀带着出家的一干亲属赶了回去。净饭王去世时，很欣慰，他已经接受儿子成为佛陀的殊胜因缘了。所有人都悲痛号哭，只有佛陀依然平静，他说："他解

脱了。”这里请大家注意，佛陀虽然看穿了一切，但他依然尽了儿子之道，尽了孝道，为自己的父亲抬棺。

然而，就在净饭王去世后没几天，佛陀遇见了一件令他为难的事情。有多为难？连他也只能赶紧跑回舍卫城的祇园精舍去了。

事情是这样的，佛陀的姨母、继母，也是养母摩诃波闍波提带着五百名释迦族的妇女，也要求受戒出家。佛陀在这一点上没有表现出对古老传统的突破，拒绝了她们的请求。五百零一位女人集体开哭。佛陀想：“这次好不容易劝退了，可看来，她们不会罢休。”于是，佛陀跑了。

果然，摩诃波闍波提带着这些妇女先自行剪去头发，自行换上袈裟，又追到舍卫城，在祇园精舍前，集体静坐。阿难正好出门，被抓个正着。摩诃波闍波提请阿难帮忙，劝说佛陀改变主意。

阿难请求佛陀同意，被佛陀断然拒绝。说实在的，佛陀对待女性的态度，放在今天，是世人难以接受的，他说：“施教可以没有男女

之别。但是，让女人加入僧团，就好比良田里长出恶草！这样哪里有什么收获可言？”阿难眼看怎么劝也无用，又没法回去，摩诃波阇波提还在门口哭着呢，于是自己也哭起来了。佛陀被自己心爱的弟子搞晕了，最后只能同意。

摩诃波阇波提向佛陀行礼。佛陀提出了特别针对比丘尼的八项教规：“一、每半月，须请比丘讲授教戒；二、在没有比丘的地方，比丘尼不得度夏安居；三、结束安居后，比丘尼应在比丘和比丘尼面前，请求大家揭发自己的过错；四、作为正学女，应修行两年，守戒之后，在两众前受具足戒；五、不得詈骂比丘，不得当着在家人数说比丘破戒、过错之类；六、不得检举比丘的过错，而比丘可以检举比丘尼的过错；七、比丘尼如果犯诽谤，须在两众前接受半个月的处罚，然后，在两众面前，请求宽恕；八、无论比丘尼的僧腊多长，也应起身迎奉礼拜哪怕是刚受戒的比丘。”这些条款放在今天还得了？但是在当时，摩诃波阇波提不仅没有生气，还恭敬地答道：“就像年轻的少女得到了美丽的花鬘，会欢喜地双手捧住放在头顶一



泰国，彭世洛，素可泰，西春寺大坐佛

样，我们感激世尊的这番教诲。”

至此，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四众具足了。不过请注意，佛教对比丘尼的戒律远比对比丘的严酷繁复，这种不公平是当时的历史使然。我们讲的是历史中真实的佛陀，他自然不可能完全摆脱历史的限制。

第十五章　曲折与险阻

佛陀对女性的担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不必要的。后来的佛教历史表明，比丘尼和优婆夷为佛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们往往信仰更真诚，信心更坚定，遇见法难时更为坚韧。

但是，佛陀的其他担心终究还是有道理的。佛教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质疑、诽谤和攻击。这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问题是，按说应该是纯洁清净的僧团，其实也未必那么如法。什么叫如法呢？就是符合佛法的教导。

从佛经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只要出了家，成了佛弟子，就变得清净完美，一切都能够按照“四圣谛”“八正道”行事，但这并非历史事实。

四众中都有不那么像佛弟子的，甚至有堕落不堪的，乃至行十恶者。僧团是集体生活，更难免有好恶、纠纷，有时候还相当激烈，甚至发生过毁坏佛寺的事情。

佛陀经常告诫众僧：不要争斗。倘若以争斗平息争斗，永远没有了局。只有忍耐才能停止争斗。

不过，佛陀似乎也束手无策。

我们经常可以在佛经里看见出家人破戒的故事。

《四分律》卷一就有“须提那做出不净行”的故事。须提那听了佛陀说法后，发愿出家。但他是家中独子，并且已经结婚成家。佛陀要求他先取得父母的许可。须提那出家意愿很坚定，面对反对的父母亲友，曾绝食数天。最终出家，修行也很精进。后来，发生了大饥荒，比丘们无处乞食。须提那带着比丘们回到富庶的家乡迦兰陀村，希望能够让大家得到供养。他父母知道儿子回来，非常开心，叫他回家一次。须提那起先犹豫，后来想到佛陀也曾经回家探望亲人，又想回去可以得到更多的食物，

就回去了。他忘记了，自己的修为怎么可以和佛陀相比呢？回家后，家长为了有孙子可以传宗接代，事先做了安排。须提那没有能够抵抗住，最后犯了淫戒。虽然他后来承认自己犯戒，也深表忏悔，但大错依然铸成。佛陀严厉斥责了须提那，又对众人说道："受戒有十大利益：一、可使众僧和睦；二、可接纳僧众；三、可降伏恶人；四、可使忏愧者安乐；五、可消除现世的烦闷；六、可消除未来的烦闷；七、可使不信者信服；八、可使已信者进步；九、可使法永住；十、可使清净之心永住。"触犯了淫戒，就是波罗夷罪了，不能同住，必须逐出僧团了。须提那后来就回家，恢复了世俗生活。

据说，这就是佛教中制定戒律的最初因缘。佛陀制定出根本大戒后，仍然有不少佛弟子违反。经过很长时间，佛教才形成四波罗夷罪、十三僧残、二不定、三十尼萨耆波逸提、九十波逸提、四波罗夷提尼舍、七灭净、百众学的比丘戒；比丘尼的戒律更多，有三百五十条。菩萨有十重四十八轻戒。在家众有五戒或六重

二十八轻戒。并且，佛陀规定，每半月布萨诵戒一次，即集合大家一起诵读戒律。

戒律的出现正是僧团面临各种考验、问题乃至危机的反应。类似的不如法和破戒的故事，在佛经的律藏中相当常见。

佛陀在世时面临的最大危险，竟然是来自自己的堂弟提婆达多，这谁也没想到。季羡林先生在 1987 年发表过一篇著名的论文，题目就叫《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提婆达多问题》。季羡林先生说：“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的堂兄弟，在佛经中他被描绘为十恶不赦的坏人。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有才能、威望很高的人。他有自己的戒律，有自己的教义，有群众。他同释迦牟尼的矛盾绝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佛教史上是重大事件。他的信徒，晋代法显在印度看到过，唐代玄奘和义净也看到过。足证他的影响之深远，历千数百年而不息。”

正因为“绝不是个人恩怨”“非常有才能”“威望很高”，其中的问题才更严重，矛盾才更复杂，

冲突才更激烈。

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关注过提婆达多，印度学者 B.Mukhevjee 还用德文写了一本书——《提婆达多的传说》（*Die überlieferung von Devadatta*，München 1966）。

佛陀和提婆达多的矛盾由来已久。悉达多小时候学习骑马、射箭，有博士教，其舅即说：“唯提婆达多本自恶性，无有慈心。”（《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其实也是一部佛传，梵文本已经在巴基斯坦吉尔吉特发现，但残缺严重）剃头匠优婆离出家后，提婆达多就不愿意按照佛陀的话，向其行礼。他还和重要的外道普喇那（梵文 Pūranṇa Kāśyapa ，巴利文 Pūrana Kassapa，汉译富兰那迦叶、不兰迦叶）关系很好，佛陀很生气，认为提婆达多将堕入地狱。提婆达多后来也和佛陀对着干，另立五法。据《破僧事》记载：“沙门乔达摩及诸徒众，咸食乳酪，我等从今更不应食。何缘由此？令彼犊儿镇婴饥苦。又沙门乔达摩听食鱼肉，我等从今更不应食。何缘由此？于诸众生为断命事。又沙门乔达

摩听食其盐，我等从今更不应食。何缘由此？于其盐内多尘土故。又沙门乔达摩受用衣时截其缕绩，我等从今受用衣时留长缕绩。何缘由此？坏彼织师作功劳故。又沙门乔达摩住阿兰若处，我等从今住村舍内。何缘由此？弃捐施主所施物故。”

这五项理由，今天很多人看来，提婆达多说得好像很有道理。问题没那么简单！提婆达多举出这个五条就是反对佛陀的中道，因为佛陀不走极端，不要纵情享乐，也不要去折磨自己。佛陀是行中道的。但是提婆达多打起苦行的旗号，从当时一直到今天，在印度苦行都非常受人尊重。所以，他是为了分裂僧团，故意和佛陀对着干。

据佛经说，提婆达多多次想谋害佛陀，比如指甲里涂上毒药，准备挠伤佛足；收买凶手；滚石下山；纵放醉象，等等。

提婆达多在思想学说上也和佛陀根本对立。《破僧事》记载：“提婆达多谤毁圣说，决生邪见，定断善根”，可见他完全反对佛陀的正法。其主要学说是：“但有此生，更无后世。”



曼荼罗，唐卡，巴克塔普尔，尼泊尔



这当然也就否定轮回学说、善恶果报了。

佛陀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佛经里明确地说，提婆达多及其徒众曾经想把佛陀逐出僧团。他曾经和自己的心腹俱迦利、迦留罗提舍、乾罗骠、三闻达多一起密谋，将佛陀的弟子全部抢夺过来。

和上面所引佛经略有不同，他们开会定下的原则是，攻击佛陀吃鱼肉，自己拟定了五项规定：一、须穿百衲衣（即粪扫衣）；二、须每日一食；三、不食鱼肉，食则不生善法；四、须行乞食，不受他人供养；五、春夏露坐八个月，冬住草庵四个月，倘受人屋舍，则不生善法。

究其实，这都是针对着佛陀倡导的中道。迦留罗提舍更是当面攻击佛陀，不接受他们的主张是有妒忌心、嗔恨心。佛陀最后用中道说予以反驳。中道毕竟更富有人性和可行性，当时已经被僧团大部分成员接受。

佛陀所遭遇的险阻当然绝非仅仅来自提婆达多。在佛经里充满这样的记载，说这些神啊、鬼啊、魔君啊，其实，这些神魔化的描写，正是佛陀与佛教遭遇险阻、遭遇挑战、遭遇危机

的一种反映，只不过用印度的叙事传统写出来罢了。

佛陀在艰难险阻当中传法四十五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佛法弘扬，僧团壮大，利乐有情。

第十六章　涅槃寂静

二十九岁出家，经过六年的难行苦行，三十五岁觉悟成佛，再四十五年各地说法、传播佛教，佛陀来到了八十岁的年龄。不少的家人和弟子都已先他往生了。

关于佛陀的最后几个月，在《大般涅槃经》（*Mahāparinirvāṇa Sūtra*）有长段的叙说。尽管彼此未必能够完全对应，但这部经在梵文、巴利文佛经里都有遗存。汉语译本也有多种，当然也只能或多或少地与梵文本、巴利文本，以及在相互之间对应。比如，《大般涅槃经》三卷东晋法显译，《大般涅槃经》四十卷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三十六卷宋慧严等依《泥洹经》加之，等等；还有《义记》《玄义》，还有单分本。不一而足。

限于篇幅，我只能根据英国学者渥德尔《印

度佛教史》第三章《佛陀的生平》中“最后数月与涅槃”，予以概述。渥德尔在此依据的原始资料是“保存得最好的上座部经本，而删去任何其他版本中无旁证的部分，将主要事件翻译出来。尽量少加评论和幕间说明”。这就不仅可靠，而且恰当了。因为，佛陀的涅槃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话题。

当时，阿闍世王正准备攻打拔耆国，行动前派大臣禹舍（Varṣākāra）去见佛陀，传达问候，征求意见。他们知道佛陀不会说假话。

禹舍到时，佛陀正在打坐，阿难给他打扇。佛陀说，他在吠舍离时曾经教导拔耆国民七条法则，可以使国家富强。现在既然已经富强，不可能指望它衰弱。禹舍回去对阿闍世王说，即使做到其中一条，拔耆国也是无法战胜的，何况有七条？

此后，佛陀召集僧众开会，讲述了使僧伽发达的七条法则，和教给拔耆国的大致相同：第一，经常集会；第二，行动一致；第三，遵守已经确立的修行规则；第四，尊敬教团中的长者，听从他们的话；第五，不受欲望支配；

第六，时常想到修行同道到来；第七，已经来了的，可以生活安适。

过了一段时间，佛陀带了很多僧人离开罗阅祇城，往北往西行，实际是前往拔耆国。途中到达恒河，停留在波吒梨村（Pāṭaligrāmaka）。很多弟子来看佛陀，佛陀给他们讲了“品质不善、德性不良”的“五不利”；也讲了反之则有“五利益”。佛陀说法，鼓励村里在家信众，直至深夜。接受村民供养。

禹舍正在这里防卫拔耆国人，建筑有城墙围绕的要塞，后来成为大城波吒梨城（Pāṭaliputra，即著名的华氏城），成了摩揭陀国的都城。佛陀预言，此城将是主要城市和商业中心，不过将有水、火和内乱三种危险。

佛陀再次见了禹舍。禹舍在次日以丰盛的食物供养佛陀与僧众。由此渡河，佛陀一行抵达拔耆国，途中在摩揭陀和拔耆国几个地方为比丘说法，有一次着重提到了戒、定、慧。

到了拔耆国首都吠舍离，佛陀在这里有很多信众，其中就有著名的女艺人庵摩罗女（Āmrapāli），她年龄已大，但非常富有。根



敦煌壁画 278 窟，释迦涅槃后诸王争夺舍利

据上座部的说法，她后来出家成了比丘尼。听说佛陀到了吠舍离，居住在她的庵罗（大约是芒果）林，马上前去拜见。佛陀向她说法。她恳请佛陀和僧众次日接受供养。

吠舍离城市有拔耆国最重要的部落力车人（Licchavis）所建，他们听说佛陀来了，成群结队驾着车辆前来迎接。他们想供养佛陀，知道被庵摩罗女抢先，很是不快，弹指叫嚷：我们被庵摩罗女打败了！我们被庵摩罗女欺骗了！

次日，庵摩罗女供养佛陀，将庵摩罗园赠送给了僧伽。之后，佛陀去了吠舍离附近的一个村庄，嘱咐僧众准备雨季安居，要求他们分散居住在吠舍离周围，自己则住在村里。之所以分散居住，是因为村子无力供养那么僧众。

然而，就是在这个雨季，佛陀得了重病，似乎会致命。佛陀平静地接受痛苦，准备在灭度前向弟子们致意，向僧伽告别。为了这个，佛陀努力抑止，病情稍好后，佛陀坐在屋外。阿难非常忧虑："因世尊有恙，吾茫然无措，有如酒醉，忘却佛法。若使得知，佛涅槃前，

将为比丘，发布法谕，则吾忧怀，可以免除。”

佛陀回答阿难：“诸比丘众，望于我者，厥为何事？阿难，吾所说法，无有遗漏，无所排除。至若佛法，阿难，如来所教，不效拳师，保留一手。”“吾今耄矣，光阴已逝，八十之年，生期将尽。犹如破车，捆绑而行，如来躯体，今亦如是，有赖捆绑扎缚而行。阿难，如来到时，将摄心归一，离一切境，绝各种受，入无尽定，止于其中。彼时如来身体，即觉安适。”

接着佛陀又为其说法：“实处此境，汝当自依，以己为岛，以己为归，舍己而外，他无所依。以法为岛，以法为归，舍法而外，他无所依。”

“尔时，世尊晨起，盥漱已毕，持其衣钵，入吠舍离城，随缘乞食。”回来后，“阿难，取我坐毡，吾将往莎婆罗龛，日午小憩。”阿难侍奉一旁。

佛经说，在这时，佛陀暗示，如果运用四神力，或许可以度过此劫，活得更久。但阿难没有能够领会。（后来他受到僧众们的严厉斥责。）

死神出现在佛陀面前，佛陀说他的说法传法已经完成，同意三个月后入灭。此时大地震动。阿难询问为何震动，佛陀说：菩萨入母胎、出家、成道初转法轮、决定入灭、最后涅槃，大地都会震动。

佛陀让阿难召集众僧，坐上座位，向僧众说道："我所证悟之法，为慈悲故，为众生故，汝等当精研深通，勤修不懈，发扬光大。"佛陀总结为：四念住、四正勤、四如意、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正道。

做完了这番重要的总结，佛陀最后一次告别了吠舍离城，开始一村一村地漫游。途中还发表了很新但很重要的教导：佛法以经、律为准，即便有比丘声称听过世尊或某位大德说过什么，都必须核对经、律；不相符，则非佛陀言，应予拒绝。

佛陀来到小国南末罗（Malla）国的都城婆波城（Pāpā），这里位于拔耆国的喜马拉雅南麓。居士弟子铁工纯陀（Chunda）迎接供养。

就在此后，佛陀病情加重，立即前往拘尸那城（Kuśinagarī），这是北末罗国的都城。

佛陀的八十年人生旅程就将在此结束。

末罗国大臣菩迦索（Putkasa）供养佛陀两件金色的袈裟。佛陀穿上了。此时，佛陀依然慈悲，想起了纯陀，担心他会为供养了佛陀最后一顿饭而悔恨，派阿难前去安慰，告诉纯陀，涅槃前最后一餐的功德等同于成道前最后一餐。

渡过海兰涅伐提河（Hiraṇyavatī），佛陀来到拘尸那附近的优婆伐檀那林（Upavartana）。阿难在两棵娑罗树中间铺下卧具，佛陀头朝北躺下，向右侧偃卧，左足置于右足之上，宁静而清醒。众僧围绕身边。佛陀让阿难等不必伤心："凡有生者，因缘和合而成，具有坏灭法。何能不坏？汝等所亲所喜者，无不具有生住异灭之法。今夜五更，吾将涅槃。"

说完，佛陀嘱咐入灭后遗体火化（荼毗），骨灰放入坛中，上建窣堵波。佛陀还对阿难说，将来有四个地方将鼓励信众：降生地、悟道地、初转法轮地、入灭地。

阿难被派到拘尸那城邀请末罗人在入灭前来看佛陀。当地有个游行沙门须跋陀（Subhadra）听说此事，也来到林中，要求阿

难让他见佛陀，为他解惑。阿难当然予以拒绝，但佛陀让须跋陀过去，进行了最后一次说法。须跋陀也成了佛陀最后一名弟子。

最后时刻，佛陀说道："汝等或作如是想，从此教言失却教师，吾辈导师已不复存。阿难，不应作如是观。吾所言说，经教律教，当吾灭后，将永为汝等之师。"

"今者，比丘互称先生、大人，此后不应如是。年老比丘对年少者，应呼其名或其族姓；年少比丘呼年长者，应称长老，或称大德。"

"吾灭度后，阿难，若孚众僧之望，修行戒律，凡次要者，可以废除。"

"阿难，比丘乾陀（Chanda，坏佛戒者），应受梵罚。""无论乾陀有何言说，诸比丘众，与之断绝交谈，不与劝告，不与教导。"

在生命的最后，佛陀让弟子如果还有迷惑不解处，即可发问，不要他日后悔：我老师在时未问。但是，谁还会在这个时候问呢？佛陀连说几遍，弟子都无应答。佛陀说："汝等不言，或为尊敬师长欤？可在友好之间，相互问难。"

还是阿难答道："我于此比丘众，深具信心，

曾无一人，于佛法僧道修诸事，有所怀疑迷惑不解者。”

佛陀最后的话是：“如汝所言，阿难，如来实知，此比丘众，曾无怀疑佛法僧道修者。阿难，此五百比丘中，有最后一比丘，身在流转中，而具无毁法，独立无倚，惟依正觉。”

“善哉，诸比丘众，吾今与汝言尽。一切行向力，皆具可灭性，善自为之，皆得正果。”

佛陀进入初禅，出初禅进入二禅，出二禅进入三禅，出三禅进入四禅，出于此处进入空无边处，出空无边处进入识无边处，出识无边处进入无所有处，出无所有处进入非想非非想处，出于此处遂进入灭尽一切想与受处。（皆据巴利文《杂阿含》与《增一阿含》。）

佛陀涅槃。

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参考书目

说明：汉译佛经一般使用《大正新修大藏经》，有《修订新版大藏经总目录》可供检索；巴利语佛经使用 Pali Text Society 版本，此处不具列。西方学者著述甚多，选易得且适合非专业人士阅读者列出。中文图书众多，只能选择列出。因此，这是一份尽可能简单的书目。

外文部分：

[1]Bechert, H., & Gombrich, R. F. (1991). The World of Buddhism. London: Thames & Hudson.

[2]Nakamura, H. (1987). Indian Buddhism, A Survey with Bibliographical Notes.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3]Lamotte, E. (1958). 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 des origines à l'ere

Śaka.英译本：Webb-Boin,S. (1988).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Louvain-Paris: Peeters Press.

[4]Schneider, U. (1980). Einführung in den Buddhismus.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5]Heinz Bechert & Simson. G. (1979). Einführung in die Indologie.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6] Bechert, H. (1995). When did the Buddha Live? Controversy on the Dating of the Historical Buddha. 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7]Davids, R. (1931). Sakya or Buddhist Origins.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8]Oldenberg, H. (1923). Buddha, sein Leben, sein Lehre, sein Gemeinde. Stuttgart und Berlin: J.G.Cotta'sche Buchhandlung Nachfolger. 英译本：William Hoey, W. (1997). Buddha, His Life, His

Doctrine, His Order. Dehli: Motilal Banarsidass.

[9]Thomas, E. J. (1997). The Life of Buddha, As Legend and History. Dehli: Motilal Banarsidass.

[10]Thomas, E. J. (1959). The History of Buddhist Thought. London: Routledge.

[11]Conze, E. (1997). Buddhism, Its Essence and Development.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12]Conze, E. (1996). Buddhist Thought in India.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13]Conze, E. (1992). Buddhist Texts Through the Ages.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中文译本：

1. 平川彰著，《印度佛教史》，显如法师、李凤媚、庄昆木译，贵州大学出版社，2013。

2. 渥德尔著，《印度佛教史》，王世安译，商务印书馆，2000。

3. 卡里瑟斯著，《释迦牟尼：从王子到佛陀》，高山杉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4. 凯伦－阿姆斯特朗著，《佛陀》，贤祥译，三联书店，2014。

5. 关大眠著，《佛学概论》，郑柏铭译，译林出版社，2013。

6. 汉密尔顿著，《印度哲学祛魅》，王晓凌译，译林出版社，2009。

7. 水野弘元著，《释尊的生涯》，萧平、杨金萍译，佛光出版社，2011。

7. 武者小路实笃著，《释迦牟尼传》，董学昌译，作家出版社，2001。

其他：

1. 吕澄著，《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吕

澄佛学论著选集》卷四，齐鲁书社，1996。

2. 季羡林著，《佛教十五题》，中华书局，2007。

3. 季羡林著，《季羡林全集》，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9。

4. 星云大师著，《释迦牟尼佛传》，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4。

5. 星云大师著，《十大弟子传》，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

6. 黄宝生译注，《梵汉对勘神通游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7. 郭良鋆译，《经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8. 蓝吉富著，《提婆达多》，东大图书公司，2012。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人间佛陀释迦牟尼
作者=钱文忠著
页数=188
SS号=13863032
DX号=
出版日期=2015.12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